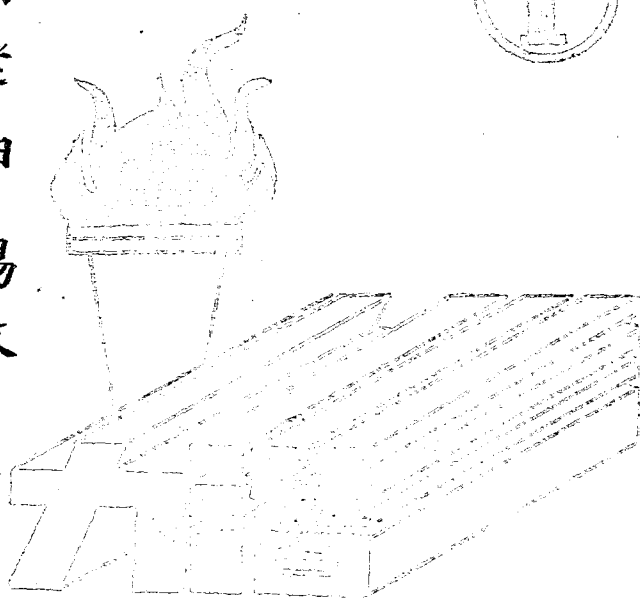


玩 樂 圖 選

①

右翁老伯賜教

侄張仲友謹呈



甲 錄 現 存 武 昌 書 院 藏 本

清 代 刻 本

潛 力

(三幕抗戰劇)

張仲友著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行

卷頭語

黑暗中，潛力，潛力！

無形的隊伍，

無形的實力；

鞭逐着——激好，

針對着——定敵；

擊！

擊！

擊！

他們不停嗎？

潛 力

黑暗中，潛力，潛力！

寂靜的角落，

充分的殺氣，

碾滅了——漢奸，

衝殺完——寇敵；

殺！

殺！！

殺！！

我們要嘶殺到底！

○ ○ ○

黑暗中，潛力，潛力！

埋沒在荒淫，

暗藏在酒裏；

鋒刺着——漢奸，

路平了——寇敵；

衝！

衝！

衝！！

四萬萬個心密集！

○ ○ ○

黑暗中，潛力，潛力！

忠勇的將士，

親愛的手足，

射中了——漢奸，

卷頭語

掃蕩了——寇敵，

燒！

燒！

燒！

追他們毫無存跡！

○ ○ ○

黑暗中，潛力，潛力！

熱騰的鮮血，

真誠的勇氣！

迫退了——漢奸，

獲殺了——寇敵，

勝利！

響

響

叫他們狠狠無處去！

○ ○ ○

黑暗中，潛力，潛力！

自己的崗位，

個人的立足；

刺透了——黨奸，

刺平了——寇敵；

轟！

轟！

轟！

卷頭語

潛
力

定創建世界統一

六

時間：一九四〇年春

地址：上海

人物：莎菲——年二十二歲，一位舞場上之紅星，係我方特務人員。

葉氏——年五十五歲，體胖如牛，性情潑辣，專購買婦女，授以舞技，借此維生，莎菲即收買之一。

劉俊傑——年四十餘歲，偽政客，兼奸商。

朱捷三——年二十七歲，劉俊傑之助手。

張忠義——年二十五歲，係逃亡工作團團員。

賴生——年四十餘歲，僞便衣隊。

杜貫五——年三十歲，劉俊傑之助手。

偽政客

敵軍官

敵衛士

潛方

清
力

第一幕

時間：晨四時至九時。

地址：莎菲之臥室。

人物：莎菲、葉氏、劉俊傑、朱捷三、張忠漢。

佈景：一個最精緻最奢華的臥室，有梳妝台，茶几，花瓶，鋼絲牀，屏風，沙發，鋼琴，地毯，燈籠，……佈置可參考第一幕舞台設計。

開幕

（全場靜寂無聲，月亮漸漸西沉，紫光微復上升，室內暗淡無光，唯莎菲之牀旁茶几上之台燈亮着，並射在莎菲之睡臉上，莎菲時時翻來覆去，有時漸漸坐起，凝視某方，披襟滿淚，時時時有時突然坐起，注意門窗及室內暗處，如桌下椅下等，然後漸漸熟睡，此後遠處之雞啼聲，月鳴聲，打鐵聲，工廠汽笛聲，公共電車聲，月亮徐徐消逝，紫光微微下退，青光慢慢佈滿天空，街市聲嘈雜，更潮得室內空氣冷靜。）

葉氏：

（推恐驚醒了莎菲，蹣跚蹣跚的由左門進內，將窗幔拉開換花瓶水，整頓椅椅，打掃傢俱，擦抹鋼琴，正在擦鋼琴蓋裏時，無意觸碰了琴鍵，於是莎菲便翻了一個身，這樣一來將葉氏嚇了一跳，葉氏的輕輕跑到牀邊像慈母拍愛子般的將莎菲拍入夢鄉，然後又繼續整理室內的
一切，最後看到痰盂，立刻喊香波，將要喊出口時，忽回頭望見莎菲，又中止，于是自己將痰盂拿出傾倒後，復又拿回，一直將室內整理完善後，才安然坐在沙發上，面對着莎菲現出一種希望的微笑。）

莎菲：

（由夢中清醒，懶洋洋的睜開了眼，身子懶懶的一動抬頭看見葉氏）媽！妳早。

葉氏：

莎菲我的孩子，妳醒啦？我早就到這兒來啦，因為看到你還在睡覺，於是我也沒有驚動妳（

周圍一望）香波那臭了頭，妳不叫她，她就不知道起來，可是這屋裏的東西，我也真不放心叫她來收拾；假使叫她來收拾一下，不是打盤就是打碗的，要不然的話，就是東碰西撞的，這邊沒有什麼，所怕的就是妳每天睡的很晚，清早正是妳睡覺的好時候，她一來一定會擾亂妳的好夢哪，所以這屋子每天早上，差不多都是我自已來收拾的，就例如剛才吧，我在擦鋼琴的時候，無意的打動了一下，幾乎將妳喚醒，妳想：我能放心叫香波到這屋子裏來嗎？（

走到莎菲旁）好孩子！夜裏睡的好吧！

莎菲：好！媽！妳哪？

葉氏：我也好（轉念）香波那孩子，不叫她，她就不知道起來，簡直睡成傻子哪！連摸盆也不知道

倒，剛才我要叫她，孩子！唯恐把妳吵醒哪，爲了妳，反而便宜了妳（說着向外走）

莎菲：媽！什麼事？

葉氏：我去把那死了頭叫起來（下場喊）香波妳這死了頭，睡死啦嗎？還不給我爬起來！

莎菲：（懶洋洋的伸出雙手打了個呵欠，漸漸坐起，口中哼着憶夢中或其他歌曲均可；起來後，走到窗旁向外張望，後拿起花瓶，細細玩弄着花，並將花插得更藝術些，然後走到梳妝台前坐下

下顧影自憐，口中一直在哼着歌曲，忽然看到月份牌，跑上去略懷翻了一翻，然後很回憶的）哦！我到這裏不知不覺的一年多啦！

葉氏：（雙手捧了一面盆熱水，累得氣也喘不過來）你說香波那孩子氣人不氣，整天只知道實睡，不是吃就是睡，我真不能再向下忍受囉！

莎菲：（聽到葉氏之聲，轉過身跑上去，將面盆接過來）媽！妳太累啦。（放在梳妝台上洗臉）

葉氏：

我並不累，我說的是香波那孩子，簡直一天不如一天啦！望見牀上被子尚未疊起，於是急忙

走到牀邊整理被子）

莎菲：

（正在對鏡化妝，口中仍繼續的哼着歌曲，回頭望見葉氏正在整理牀）媽！妳老人家幹嗎這

樣忙哪！請妳放下，一會讓我自己整理吧。

葉氏：

沒有什麼，像妳這樣的好孩子，我是一輩子也伺候不煩的。

莎菲：

（頭上的花，一直插不好，於是氣沖沖的）真麻煩！（仍在頭上擺弄着）

葉氏：

什麼事？（看到莎菲正在覓花）哦！好孩子不要急，來！我給妳戴（連忙跑至莎菲旁，幫着

莎菲將花戴好）乖孩子！以後凡是遇到麻煩事的時候，千萬不要這樣急，急壞了身子怎樣辦

呢？反正妳媽我在身旁哪，什麼事不好做呀！莎菲，以後可不許再這樣急囉！妳不知道妳一

急，妳媽的心要跳嗎？

莎菲：

好！我以後不這樣啦！（化妝已完，順便坐在台前沙發上，心內懷有所思的向四周注視着

葉氏：

（看此情形）孩子妳想什麼？

莎菲：（一驚）哦！（笑）媽！我沒有想什麼？

葉氏：（一想）妳看，妳媽多麼不中用，真是愈過愈糊塗，好孩子！妳用什麼點心，咖啡？牛奶？

還是可可？（一雙乞求的老眼一直望着莎菲，直等到莎菲的回答後為止）

莎菲：媽！我不想吃什麼，假使有茶的話，妳老人家給我泡杯紅茶吧。

葉氏：點心呢？

莎菲：好！隨便吧！

葉氏：老楊！老楊！，真討厭，老楊這廚子，真不能再用了！五點鐘就出去買菜，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來，上次要不是妳給他講情，我老早就不用他啦！香波！香波！不行，不行，這件事總不能辦，我看還是我親自去吧！（一面說，一面走下）

莎菲：（走到日歷旁撕一張殘頁，略略的向後翻翻，心有所思的向上凝視作呆想，然後回到沙發上將睡衣之內小本子取出，用筆做一個記號）上禮拜四沒有回來，這個禮拜四又沒有回來？（時微點了點頭，表示已領略到，又繼續翻日記本子，抬頭作想狀）上一個月他來上海住了半個多月，這個月又有兩禮拜啦！

葉氏：（捧着茶，四點，刀叉等上）孩子！妳說氣人不氣人，香波那孩子連一杯茶也不會泡。

莎菲：（見了葉氏來，急忙將日記簿收起來，拿香烟燃着，以蔽葉氏之目）媽！她還小哪！大了就好哪！

葉氏：大了就好哪！大了就好哪！到什麼時候才算大哪，（說着將早點放在桌上，然後坐在沙發上）莎菲我的好孩子！就以妳說吧，妳來了一年多啦，跳舞只學了一個多月就可以到舞場裏去啦，唱歌呢？那是更不用說啦，妳根本就會，再說到妳的交際手腕，真不亞於現在一般的舞女呀！

莎菲：（吃茶）這都不算什麼。

葉氏：說也奇怪，前年我在大世界小諸葛那裏，批得個八字，說我這兩年來有貴人幫助，並且說要有鳳凰臨門，至於財呢？那是更不用說啦！孩子！這一卦，不能說不靈呀！劉老爺不是個貴人嗎？前年他同葉鳳凰要好，不到半年，葉鳳凰家裏就發了十幾萬的大財，料想不到貴人今年到了我們的家，這真是一位財神爺呀！

莎菲：都是你老人家的福！

葉氏：「傻孩子，別講話，遠遠不是妳的關係囉！這真是一隻鳳凰，水到我的家，假使我沒有妳這隻

鳳凰，不要說！老爺到這來，就是他的影子，我也見不到呀！哈哈……」

莎菲：「媽！我聽說劉老爺還到珍珊那邊，是真的嗎？」

葉氏：「說起這事，請聽媽講！聽說劉老爺定南京的什麼中央委員囉！他的家在南京住，可是他一

個人時常到上海來，劉老爺不但會做官，並且還會做生意，兼看海租界的東方銀行，英租界

的烟草公司，二馬路的壽春飯店，北四川路的新飯店，還有……」

媽：還有……這統統是

劉老爺一手辦成的，前年珍珊剛被張家買到，因為外面的債務太多，于是不等珍珊的脫離，

好就開始營業啦！當那個時候，恰恰是劉老爺由南京來上海的時候，也不知怎的竟爱上了珍

珊，其實珍珊呢，舞姿也不好，人又呢？更談不上，不過那個時候，沒有她的對手就是啦！

媽！哈哈……自從珍珊與歐亞舞廳訂了合同以後，那就没有她的份啦！哼！我的孩子（加重

語氣）我的孩子，現在已日上三竿，舞臺界的霸權啦！誰敢來同她比。（伸手指示之）

莎菲：這統統是你的老面子呀！

葉氏：是的，算命先生說，以後我們的日子會更好哪，孩子！你要好好小心些，千萬不要得罪劉老

葉氏：……
爺呀！因為他上海的財神爺，並且又是南京政府數一數二的人，假使得罪了他，不但不能發，並且生命也不保。

莎菲：……
我知道的，當第一次在舞廳見面的時候，我知道，是一個不凡的人，尤其

你給我使了個眼已以後，我更加注意啦！好在我也不是個特別優的孩子，馬上就折服，他的心。

葉氏：……
我的孩子！你是不知道，爲了這事，也不知有多少舞女吃你的醋，歐亞舞廳的老板也不知對我說了多少次，要你以後行動小心些，以免又了他們的害。

莎菲：……
這事我早就弄出來啦！可是有劉老爺在身邊，試問那一個敢？

葉氏：……
對對！（以手拍膝）現誰不知道劉老爺是你教人不見，活閻王！孩子！話說還要，我不得不問你一聲，昨晚劉老爺爲什麼沒有來呀！是不是嫌他生氣啦？孩子！千萬不能這樣呀！你知道我一夜沒有睡嗎？一直到現在我的心還在跳着哪！孩子！他是我們的財神爺呀！

你可不是任性呀！

莎菲：……
那老人家可放心，我當然不會幹這隨便的事！

葉氏：

我知道你是個聰明的孩子。

（外面汽車笛聲）

莎菲：

媽！回來啦！安得裝着哭，你假裝睡。

葉氏：

對！對！

莎菲：

（外面腳步聲）

莎菲：

（見到俊傑進門，將臉轉過去做哭泣）媽……

葉氏：

（跑過去拉着莎菲的肩）好孩子！不要哭啦！劉老爺來啦。

俊傑：

怎麼？哈哈……一晚上沒有回來，就值得這樣麼。

葉氏：

劉老爺，你回來啦！莎菲這孩子，爲了你沒有回來，整整的哭了一夜，把劉老爺！你老可回

來啦！

來啦！你不回來，非把莎菲氣死不可。

俊傑：

（從後面跑到莎菲旁）哈哈……晚上沒有回來，就值得一個樣子嗎？好呀！我回來啦，那

麼？

不必哭啦。

葉氏：

好孩子不要哭啦！

莎菲：（驚愕）你還回來做什麼？你的心裏還有我嗎？

俊傑：哈哈……這是什麼話！我心裏沒有妳有誰。

莎菲：你去吧，這裏沒有你的掛心人，幹嗎還來呢？

俊傑：哎喲……妳不多心哪！（用手去拍莎菲）莎菲由小沙發跑到長沙發上，俊傑也順着坐到長

沙發上。

葉氏：莎菲，我的好孩子，劉老爺已經認了錯，就不必生氣啦！

莎菲：媽……看妳說的就好像我故意生氣似的。

俊傑：她……那是這個意思哪！好啦！這事完全都怨我的不好啦！

莎菲：怎麼能怨你哪！當然是怨我的不好啦！

俊傑：不要……啦，不要……啦（給葉氏使個眼色）好，去泡杯茶來！

葉氏：好孩子，不要哭啦！妳道我在心痛嗎？我去給妳泡杯茶吃（下場）。

俊傑：……啦……我給個不是好不好？（用手巾去拍莎菲的眼）一切都怨我，一切都怨我，……我

昨天不回來啦！該打該打！

莎菲：對呀。昨天晚上誰叫你不回來哪，你說呀！你說。

俊傑：哎喲！妳？把！思！錯哪！

莎菲：哼！我把意思，錯啦。那你說呀，是誰昨天不許你回來的？

俊傑：是我有事不能脫身呀！

莎菲：你不要騙我，那一天都沒有事，偏偏昨天有事。

俊傑：莎菲，你爲什麼這麼糊塗呢？妳就誰有我的事多，妳並不是不知道呀！

莎菲：我說的是昨天晚上呀！

俊傑：（遲疑）昨天晚上嗎？昨天晚上嗎……？

莎菲：對呀！我說的就是昨天晚上呀，你說，你爲什麼不回來，難道夜裏辦公嗎？

俊傑：（吃煙不耐煩地走）那邊！妳總是糊塗不清，好吧，妳隨便猜吧！

莎菲：（很生氣的追上去）由這點態度上看來，就知道你是故意的不回來哪！

俊傑：妳想怎樣的說，就怎樣的說！

莎菲：當然啦。我在心目中，還計算個東西嗎？（說着跑到鋼琴旁笑）。

俊傑：（追上去）妳太多心啦，妳叫我怎樣向妳表白呢？

莎菲：我根本就用不着向你表白。

俊傑：我的莎菲，好啦！好啦！以後我決不再這樣，好不好？

莎菲：請你不要再騙我，我也不是三歲的孩子，上星期五就沒有回來，結果何嘗不是這一套把戲呢？

俊傑：想不到妳是個會算計的人。

莎菲：你根本並沒有把我看到眼裏。

俊傑：這話是誰說的？

莎菲：事實就在擺着哪！還用着人家說嗎？

俊傑：我的好莎菲，不要再這樣啦！（有些不耐煩的樣子，時時作駁有所思狀）

莎菲：（覺得撒嬌無效，於是跳起來）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像我這樣的女人，還配得到你長時間的歡心嗎？在起初熱言蜜語的時候，恨不得捧到天上；在不喜歡的時候，恨不得馬上叫我死

俊傑：這是什麼意思，妳完全說到題外去啦。

莎菲：我早就發現你同我冷淡啦，十二號那天晚上在舞場裏，你見了她，恨不得吃了她，你以為我沒有看嗎？你以為我是傻子嗎？

俊傑：妳這話到底由那裏說起，我個個有個心思，根本不是人。

莎菲：你這話聽我，不要發怒，妳以為我沒有發，你以為妳說外面有，我聽了，為你跳，唉嗎？哼！

俊傑：哦哦！妳說那天晚上嗎？哈哈：（大笑）這樣說來，妳就有些太多心囉，那是我碰見一位同事，同他到外回談一件公事呀！小姐，我的小姐，妳不要再鬧囉吧！

莎菲：我沒有見過辦公事的，是怎樣的辦法，偷偷摸摸的拉個舞女到舞場外面，這是辦公嗎？哼！

俊傑：我對於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唯有對於女人，算束手無策。尤其早妳，莎菲，那天晚上的事，的確確的是我遇到了我的事，先生，為我有要事，非上不可，於是到外面談談，一知，天恰恰是到到舞場，舞而，過去，我有新認識，所以，跟我出來，因為我們的事比較秘密些，也沒有叫她聽，這樣一來，當場，把莎菲得罪哪！唉！妳們太

人，妳們女人，真是叫這些化錢的老爺難捉摸呀！

莎菲：

反正你們男人，說話，怎麼說，就怎麼答理，就算你遇見同事爲了公事，可是上禮拜四那天晚上呢？那個晚飯你不叫我同你一道出去，並且要我在家等你，你說馬上會回來的，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兩點鐘，也沒有見你一個影兒，誰知道你忽然一夜沒有回來，難道這也差到一位同事去辦公嗎？（指「俊傑」）你說，你說呀！

俊傑：

唉！莎菲！妳既然這樣多心，叫我怎樣解釋呢？好哪！就算是這樣吧。

莎菲：

哦哦！可見不訂白招哪！

俊傑：

我不招又有什麼辦法呢？可是天知道：我是不是做是你所說的那事。

莎菲：

（見有機可乘）好哪！這無難意的是你去珍瓏那裏哪，反正我是可以任意玩弄的，想來就來，不想來就不來，想不到你會如此的對我這樣狠心，你從前告訴我的什麼？原來你是個沒有良心的東西，幸虧我還沒有被你騙到你家去，我要是進了你的門，也不知今後怎樣對待我呢？（氣勢漸兇）

俊傑：

唉呀！我的好太太，這樣說來妳太冤枉我了！

莎菲：我向來不調查清楚，是決不說出口來的，你同玲瓏的事，還能再抵賴嗎？

俊傑：這樣說來，不算我同玲瓏吧，不過，要再三聲明，從前我是同她一過，可是我不認識她呀！

自從嫁過了歐亞舞廳，我姓劉的要是再同其他的舞女來往過，我就不是人，莎菲，相信也罷，不相信也好，話我說到這裏，也無再說的必要了！

莎菲：好話是你們男人說出的，歹話也是你們男人說出口的，什麼人我都不惹，只顧怨我自己

太沒有主張，輕輕的把自己送給了人，我真想不到我的命會生得這樣苦，自小就沒有媽，繼母的苛打，嚴厲，已經是受夠了，在中學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同學，我以為從那個時候可以逃出火坑，誰知道他將我騙出，將東西拐走後，連我同他都不見，那個時候，我真不能再活下去，幸而又遇到我父親的朋友，說得天花亂墜，說送我進大學，送我到南洋，當時我聽得了這星，於是埋頭苦幹，努力用功，真想不到我遇到這樣的大惡人，唉！其結果呢，是到了這個地方。當我初到這裏，我以為到了天堂，我理，着怎樣努力，怎樣入學，將來又怎樣出國，可是！可是！結果又是如此，想到他會把我賣到葉家，更想不到我來做這墮下流的舞女生活（痛哭）。

後傑：莎菲：妳休息一會好不好？

莎菲：自從我第一次踏進「跳舞」門，我確定了世界上沒有好人啦！我就心滿意足地過這般不是人的生活，凡是來陪舞跳舞，我以爲沒有一個是好心腸的，我得他們的微笑，是刺心；利刀，他們的安慰，是無聊的玩弄，他們的體貼，是下流的輕狂，我再沒有人生的慾望，我更沒有高尚的妄想，我爲這生命，我在這命論的條子下，苟延殘喘過這非人的生活，啊！這……這……這就是我的命吧！（衆人幕上兩聲不看見如此情形，將幕放下後，一言不發而又下去）

後傑：莎菲：妳總得了解我呀！妳總得明白我呀！

莎菲：是的，我應當了解你，我應當明白你，當認識了你以後，我的生命才好像又恢復似的，我的精神好像受了興奮劑似的，我狂歌，我狂舞，我從認識你同時起，我簡直是另換了一個人，你又得到了靈魂，你，如何的關心我，你是如何的體貼我，……我……我瘋狂的追求我的新生，我……我……我思得我的理想將來……我……我是多麼慶幸我的晚年我……我是多麼誇耀我的終身……哦……哦……真想不到這又是一個泡影，又是一個失望，我還有勇氣再

「下去嗎？」天哪！我快發瘋了，我馬上離開這愚蠢的人們。（大哭跑到人上層看戲）

俊傑：

（跑到林倚心山有說出的感動及同情）莎菲！我！莎菲！妳就統統錯啦，我真想不到

妳這樣剛強的我，妳知道我是多麼的冤枉呀！自從我小不能不承認我是玩弄女人，尤其是像妳們這純潔的，的確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可是……可是我，自從認識妳，就不見得……我可以對天發誓，自從同妳相識以來，我不但沒有同其他女人來往過，就是女學生，我也沒有放在心上呀，這還不然，就是回到南京，連我，有名的學長，我也不願聽一丁點莎菲！妳要明白我，妳要瞭解我，是，唉，莎菲！妳叫我說什麼呢？

莎菲：

（不理）天哪！我的命苦呀！我無論如何，不能再活下去了哪！

俊傑：

莎菲！我不是不斷的告，妳說！我打算把妳搬到我的家中，我們做了正式的妻子，假使

不是妳嫌要肉太多的話，這事不早就實現了嗎？倘我待你不好，我爲什麼要同妳同床共枕呢？至，我的那位太太，不知道是個老處女，她不知道我領她，可爲了妳我是非同她共枕不可，這總可證明我對妳一心的吧！

莎菲：

（更撒嬌）請你不要說哪！反正我現在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人！我只有一死，我希望我立刻

能離開這個窩裏的人間（哭……）。

俊傑：

事已至此，我還有什麼話說。我們只有憑良心好壞，請你再回想回想，我對你的一切吧。我憑心來說，在時間上，只要我，半分鐘的時間，我到妳，來不可，在事實上，除了離開不

能公開，寧靜，我是對妳沒有過心，莎菲，妳得憑良心呀！

莎菲：

（由牀上哭坐起來）哦！除了特別不能公開的事，妳是不肯我的，可以，妳這就別不公開的事，就是妳同珍珊哪！就是妳，問個回來哪！

俊傑：

哎呦呦！我的好太太，妳沒有過特別的大事，我同珍珊那簡直等公個大事，小姐，我說的

莎菲：

（搖着說）關於……關於……關於什麼呀？這不是珍珊那事。

俊傑：

唉！妳真是可愛，我說的特別的事，是不能公開的祕密會談呀！

莎菲：

（已有線索）你還有什麼祕密會談呀？

俊傑：

妳只知道吃珍珊的醋，

莎菲：

（跳起來）個個笑？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俊傑：「好哪！又笑哪！真不要臉了。」

莎菲：「使人哭的是你，使人笑的也是你，你這罵人，真不要臉了。」

俊傑：「（拉莎菲）好哪，好哪，不要一鬧，那手來坐在沙發上，好好的談談（向長沙發上拉莎菲）。」

莎菲：「不！（走到梳妝台前整理面容）。」

俊傑：「（追上去）莎菲，莎菲，妳的臉長得不錯。」

莎菲：「要你來誇我。（整理鏡走到長沙發上坐下）。」

俊傑：「（莎菲方）莎菲，我坐下談談，我們到底怎樣對付妳這個惡呢？妳看他的意思大概是愛

我用多少錢，我才可以和妳得到手。」

莎菲：「（接機）我看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假使你是真心的愛我，我將我這用火燒，當然

我不會她的過度要求呀！」

俊傑：「莎菲，妳爲什麼一直在疑忌我，我將我的心擺出來給妳看吧！」

莎菲：「我當然明白囉，老實告訴你，關於我倆的事，我已嚴重，同我媽談過，她的意見當然極其重

的，請你一等候，你想想我贊成嗎？」

俊傑：對呀！只要妳傾心于我，她是絲毫沒有辦法的！

莎菲：她要離開我，對？不然的話，我可有方法捉弄她。

俊傑：對對！我要不是有她可憐，我早生法對付她啦。莎菲！我的主張你看對不對？明天請她

到東方飯店去，以後我們再正式行正式，妳說好不好？

莎菲：請用這搬到東方飯店嗎？這房子是我的私款買的，與我媽並沒有什麼關係。

俊傑：這再妙沒有！

莎菲：這樣說來，我明天就正式地屬於你啦！

俊傑：怎麼，妳有悔意不願意？

莎菲：別說什麼都沒有，唯恐我再生之心，像上禮拜四及昨天晚上不同來，去找珍現。

俊傑：莎菲妳真是個傻瓜，到現在妳還以為我媽要嫁我，現在妳已經成爲我的人啦！我媽用不

着去管我，上星期四及昨天晚上不同來，不是我珍現，實際是南討一什麼的呀。因爲

不能宣佈這事，于我將錯就錯，說我去找珍現，我也就含糊下去啦！其實呢？我那工夫

去找她呢。

莎菲：

南討一件秘密的事？是不是政府裏的公案？要是計劃什麼打仗的事啦！還舉的事啦！我迎要

俊傑：

人的事啦！以及這許多事，那會曉得！你不要對我說，說，費時間，並且我還有太麻煩，這

俊傑：

我公事根本與你沒有關係，最好你不要說。

莎菲：

假使是秘密的事，你聽不見？

俊傑：

這也看與不高興，假使聽多的話麼！我或者可耐着心聽一兩句，假使沒有千萬八萬的事

莎菲：

，根本就不要說出口。

俊傑：

莎菲！哈哈……我以爲你的口氣多大哪，誰會也不過千萬八萬而已，其實說沒有千萬以上

莎菲：

話，請你說我也不說，又何必說千萬八萬呢？哈哈……你們女人，真是沒有見過世面。

俊傑：

這話說來，我到高興聽你的！

莎菲：

（乾咳幾聲，整理衣襟，語大自如的。）莎菲！我佩服你有限光，或者是你的福氣，也許

莎菲：

你有這個福氣。

俊傑：

怎見得？

莎菲：

就是剛才你同我講的話呀，我聽出來，你對我，是懷着憐心，你更是不知如何死心塌地的

全屬於我。

莎菲：難道這就說，就是我有靈氣嗎？有貴貴命嗎？

俊傑：妳聽我呀！妳要是做了我『正式』太太，我的錢不就是妳的錢嗎？我的福不就是妳的福嗎？

尤其是我的地位，一天高一天，將來妳還有大福呢？在妳前我還不是個小小的中央委員，後來我看沒有什麼發展，于是我時常到上海來同我個朋友經商，誰知我的命運比我官運來得還通。在『七七』事變以後，我幾乎被廢，幸虧我的外朋友處處幫忙，所以才有今天上的今日。因此我的工作，也就比『七七』以前忙上數十倍，（略想）不對！可以說忙上數百倍還不止，哈哈……我的太太，以後的日子，一定是比這忙，尤其是汪先生最近一來，忙得連放屁的工夫都沒有啦！

莎菲：（故意）王先生！

俊傑：不是王先生是汪先生就是汪精衛（電話機響）請馬上接，俊傑追上去，將耳機捺回（嘆）

俊傑：什麼……哦……我就是劉委員呀！……我就是劉俊傑！沒有關係（說吧，開會（看手表）時間還早哪……什麼？汪先生請我早點到……好好……（將耳機放下）莎菲！妳看我忙

不忙換後交際方面，你可多留意幾位好，接近我總算叫你們在太太聚談一下（外面汽車響）。

葉氏：俊傑持手杖戴帽子將要走出，葉氏（慌張跑進），劉老爺！汽車上有兩個人找您。

俊傑：片子呢？

葉氏：他說不要用片子，只要說是姓朱的就可。

俊傑：哦！哦！明白啦！請進來（葉氏下朱捷三上）。

捷三：（見到俊傑招呼）劉委員！上次你下令叫捉的那個張忠漢，今天……（看見莎菲恐嚇秘密

故中止，用眼色給俊傑表示，意思是徵求俊傑的意見是否可以說出）……今天……

俊傑：沒有甚麼，沒有什麼，你可盡量的說，她不是外人，並且這裏已經成了我的私宅，以後有事

情可直接到這裏來，反要比那裏方便得多。

捷三：是是！今天我坐車經過三馬路時，看見這小子，我就派人將他捉到車上，我便打電話到辦公

室，說你不在，因為這是個急案，所以就冒昧到這兒來。

俊傑：來得妙，對對！就應當這樣做，你馬上給他送到捕房好了！

淑非：是像什麼樣的人？

俊傑：那還真見過這樣的人。

淑非：我聽說這種人同舊們長的不一樣，叫來我看看再說嗎？

俊傑：好，（對捷三）捆上來。

捷三：是，（下場牆應滾滾上來，忠漢雙手攔腰）

淑非：（吃一驚，忽停止）這不過也是平常人！

忠漢：（氣憤）哦！這就是所謂堂堂的劉俊傑嗎？

俊傑：怎麼你還小流氓，還不認識你們的劉老爺嗎？

忠漢：哈哈，你想不到你這無恥的漢奸，竟然如此瘋狂，你們不但幫助敵人殺害同胞，還認賊作父。

俊傑：……，做學國的勾當，拍馬，獻媚，是你們處事的良策，賣國，害民是你們發財的捷徑，訂約簽

字，是你們升官的門路，走私，加稅，是你們貪婪的妙訣，你們還算人嗎？你們這些惡魔，

總有一天將你們消滅……

俊傑：……，魯迅，得時，請問你，除了罵人以外，還有什麼用處？你已經不是一個自由人了。

愚漢：還算什麼，不自由的僅僅只有一個我，要知道自由的人多着呢，不要說不自由，就是犧牲了

一個我，還有什麼關係，你以為捉到了我，你們漢奸開的會議，就沒有有人知道嗎？你以為捉到了我，你們還封了我，你們還封運貨就沒有有人發現了嗎？你以為捉到了我，你們還封了我們，就沒有有人反對了嗎？你以為捉到了我！你們認敵爲父，就沒有有人反對了嗎？哈哈……你要明白，愛國的志士，你們是捕不完的，抗戰的份子，你們是殺不盡的。

莫非：（對俊傑）他這個人到底是做什麼的？

俊傑：他這個人是個好細，專打聽這方面的軍事，政治以及我們怎樣同日本定條約，立合同，去報告重慶那方面，總之他不是給我們一心的，同時，是不想叫我們發財的，知道了吧！

莫非：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處置他？

俊傑：我打算馬上給他送到捕房。

莫非：送到捕房多慢呀！還得問問口供呢！他既然不想叫我們發財，乾脆把銀兩就埋藏起來，什麼？妳這不要臉的女人，爲了草率，不得不做姨太太，爲了美色，不得不當舞女，你們這些沒有靈魂的女人，只知道追求金錢，嫖娼，賭博，淫穢的生活問題，不懂得實際的愛情；

爲了餓餓問題，不得不毀壞你們身體！妳要知道，所以使妳們這樣的竟笑，完全是在這般無恥的漢奸，將妳們的餓餓餓餓！最可笑的是，妳們不但將他們當成仇人，而當成黑人看待，妳們這些不自信不自覺的可憐蟲，清醒些吧，妳們這些失去自由，失去靈感，失去人格的被輕視、被虐待、被壓迫、被蹂躪、被殘殺的不幸福者。……唉！

捷三：（打忠漢一掌）少說話！

莎菲：（假氣）他怎麼這樣罵我，你非鎗斃他不可！

俊傑：好好鎗斃他。

捷三：我看晚上暗殺了，比較來的妥當些。

俊傑：對。

捷三：那現在給他放那裏呢？

莎菲：我真恨死他啦，他爲什麼罵我這樣厲害，我不放心放在別處，就關在樓上好啦！

忠漢：我真猜不到，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的女人，甘心下流，甘心墮落，把妳的黑人當做仇人，將我

奸走狗當做護身符，好吧！但願我們忠實的同志，勇往直前的繼續着我的血跡踏上前去！

，我不管，看妳怎麼回答劉老爺。他並且是個要犯，還是我的仇人，因為他罵我，我簡直恨他入骨，妳偏偏就將他放走。

葉氏：

我的天呀！我爲什麼這樣笨呢？現在事已如此，我後悔也來不及，妳趕快給劉老爺打個電話吧！就說犯人逃走了。

莎菲：

（氣兇兇的拿起耳機）喂！喂！我要一三三八喂！喂！妳就是一三三八，劉委員在嗎？是的，我就是請劉委員講話（稍停）你是俊傑嗎？你趕快回來吧！簡直要把我氣瘋啦！你趕快回來！真氣人，我真氣氣；今天大清早白白的受了一肚子冤枉氣，死也不能甘心，我非報仇不可，我非洗我的恥辱不可，……喂……喂……俊傑呀！我媽將那個犯人放跑啦！你說氣人不氣人，不中，你非將他再捉回來不可；我太生氣啦！我長這麼大，沒有被人罵過，他竟然如此大胆污辱我……怎麼……你說沒關係，我可不原諒他，你非將他找回來不可，我要罰他，他太輕視人啦！就他那樣子，配當面教訓我嗎？……（哭）不！我非報仇不可，我非沒他不可，向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奇恥大辱，（撒嬌哭）你非給我殺了他不可，不然我是不答應的，一定得將他找回來呀……我不……我不……我非殺他不可，他太欺負人啦……（下幕）

10

11

12

第二幕

時間：數十日後的一個晚上。

地址：莎菲臥室，傢俱稍微移動些。

人物：莎菲、劉俊傑、葉氏、張思漢、朱捷三。

佈景：與第一幕同。

開幕

（葉氏在沙發上坐着，拿着一串香珠，口中哼着『阿彌陀佛』，少頃未撓三手中拿着一捲報紙上）

捷三：老太太，劉委員還沒有回來嗎？

葉氏：你剛走，就回來啦！到家不到十分鐘，又有人來電話，就又出去啦！在他出去這一會，已經又有好幾個人來找！朱先生你看！自從前幾天門口掛了個劉公館的牌子，簡直沒有斷過客人。

捷三：是的！劉委員現在正走運，靠着劉委員吃飯的，不知有多少人，就例如我來說吧！我可不是依賴着他大概人呢？不然的話，絲毫我沒有辦法的！妳老太太的命真難！有個難處，兒子羨慕你老人家的人多啦！

葉氏：提起我那莎菲，這幾家可壓垮了她，幾乎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就以今天來說吧！從八點鐘起，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捷三：劉委員簡直幫不了她，你的女兒也知道了劉委員多少忙，要知道現在做事，沒有一個會實際的做太，事業幾乎是不能成功的，就拿這幾天來說，劉委員的地位也不知增加了多少倍，這功勞可以都說是妳女兒的！

葉氏：是的！昨天晚上劉老爺也是這樣說，他說這一次選舉的事，要不是莎菲在經太太、陳曉君而前運動，決不會有如此的好結果！

捷三：的確！現在的選舉，那裏是真選舉呀！還不是汪先生一手派定的！只要有人在他太太面前說話！事情是隨手而得，就拿我來說！在十年前我同劉委員在南京，講地位或階級都到劉委員還要好些，誰知數年後他的官運竟然這樣亨通，尤其是最近有了妳女兒，這樣個好的內助，

真是令人看着眼紅！

葉氏：這話說來，你也趕快再找個好太太呀！

捷三：我沒有好命呀！像你那樣的好女兒，我是那頭也請不來的。

（外面汽車響）

葉氏：（慌忙站起）六叔是莎菲回來啦！

捷三：或許是劉委員回來啦！因為他打電話叫過來的。

莎菲：（著華貴服裝上）姐！（望見朱捷三）哦！朱先生也在這兒！

捷三：是的劉委員打電話叫我來的，我已來了兩趟均沒有見到，這幾天真忙！

莎菲：本來他今天在家等你，因為汪先生要他快點去，所以也顧不得等你！

捷三：沒有什麼，反正我來去很方便，汪先生這幾天寫什麼這樣的忙，我見他不到五分鐘，就給劉

委員打一次電話！這兩天劉委員也够忙的呢！而劉太太你呢？哈哈！更用不着說啦！我看妳

是太辛苦啦！

莎菲：沒有什麼，反正事是大家的！只因最近手寫做辭職的事，簡直將我忙得的了！我能夠觀看

着他受累嗎？所以我就找些不重要的事，給他幫幫忙，就是啦！這何足掛齒呢！哈哈！（漸笑）。

（此時葉氏聽着有些不懂，下場）。

捷三：聽說王克敏同我們的汪先生有相當的摩擦。

莎菲：我是有些不大清楚，聽俊傑說，他們兩個是有些不合作吧！

捷三：那末汪先生在這預備召集的會議，是有結果呢？

莎菲：這很難說。

捷三：由這個情形看起來，三月六號在南京開中政會議也很渺茫，至於政府的產生時期，不知何年

何月，才能有眉目？

莎菲：所以呀！俊傑天天跑的也就是爲的這事，將來的結果，還不知怎麼樣呢？尤其是俊傑的私事也有相當的多！前天爲了烟草公司的事，不是急的幾乎命都沒有嗎？，朱先生我看你還是多給俊傑幫私人的忙，比較好些，做官這個事，第一不大容易，第二沒有多少的利，我也會同俊傑談過，因爲他的公事一天多一天，私人的經營，大多數可以交給朱先生！我看朱先生的

確是個精明強幹數一數二的好人才！哈哈！

捷三：

劉太太你太過於誇獎啦！假使劉太太肯在劉委員面前提拔一下的話，我真是三生有幸，感激不盡啦！哈哈！我將來不會忘恩負義的吧！

莎菲：

我看你到是很有把握的！你的確不錯，於必要時我是在倭僑面前替你大吹而特吹的。

捷三：

那我真要用牛生之力來報答了。

莎菲：

在過去倭僑都是派你做過什麼事，你大膽的給我談談，有機會的時候我可代你宣傳功績呀！

捷三：

哈哈！這好極啦！在過去劉委員也沒有派過重要的事！小事嗎？倒有幾次，例如叫我捕捉

學生啦！暗殺青年啦！蒙蔽啦！解決其他不三不四的抗戰組織啦！……這都是不重要的

，可是只要劉委員派到我，我是無論怎樣困難，也是不辭勞苦！任勞任怨的非達到目的不可

，所以劉委員近來似乎很滿意我。在兩個月前，曾叫我偷運一批私貨到內地去！唉！那次要

算最麻煩最辛苦的事！但結果呢？我辦得非常順利，不但貨物沒有被那方面搜出，反而將錢

如數帶回，而我沿途所用之經費又比其他入用的特別經濟，因此劉委員對我這一點，不能說

不明白，請劉太太可時常提提！哈哈！

莎菲……這事包在我身上，只要有機會我是來幫忙的！不過，俟俟以後只要是祇你的工作，無論人

你，你先告訴我一下，我好像有個準備，就是做錯了，我也請求他包涵些，因為這是一類的秘密

事，常常是拿命來拼的，那裏會伴件成功呢？……

捷三……劉太太都要算世界上一個最明白的人！我總不能拿話來形容，只有放在我心裏啦！劉太太

！我總要敬答妳的……

莎菲……朱先生我看你的年紀非常年輕，思想特別靈敏，長得嗎？……哈哈……又是這樣的漂亮

！做事又是這麼精明強幹……哈哈……有機會可以常來談談呀！

捷三……（有些領會，坐臥不安）。劉……劉……太……太……太過於……獎勵啦！（面紅）

莎菲……尤其是你不在家的時候！希望朱先生來坐坐！因為僕僕整天不在家，他忙得很！我自己在家

裏悶得很，也不知朱先生可以賞光嗎？……哈哈……哈哈……哈哈！

捷三……（更難靠，心神恍惚）哦……哦……劉太太……我是一定可以還命的……我是一定可以

還命的……

沙菲：「朱先生，你是世界上最能幹，最聰明，最大膽，最英俊的一個有作爲，有希望，有前程的青年。我的意思你一定會明白的吧！」（羅洋洋的斜依在沙發上一雙斜視而下的媚眼射在捷三的面部）！

捷三：（鼓起勇氣，向沙菲面前走來）我明……我明……

葉氏：（氣沖沖的入內）真氣人！這個會談我竟想不到怎樣對付他才好！我是用盡心血啦！我看她是千盼希望也沒有啦！我見過天人，也沒有見過像她這樣的人！唉！氣人！氣人！真氣人！（屁股坐下去）

捷三：（見葉氏手足無措）伯母！什麼事呀！

葉氏：我清早囑她出去買些東西，到現在才回來，結果買的一點也不好！你說氣人不氣人！

沙菲：（輕聲自如的走到鋼琴旁，打開來任意亂試幾個音叉拿起歌本子亂翻，似乎要找一個較好的

歌調，口中輕輕哼着曲子）朱先生你是喜歡中國音樂還是喜歡西洋音樂？

捷三：我啊！中國音樂，西洋音樂我都喜歡！

沙菲：好，那我隨便選個唱吧！

捷三：（站起來很小心的拿着他帶來之書捷也不知放在何處好）好！

莎菲：捷三你拿的是歌曲嗎？

捷三：不是劉老爺要我收集的地圖。

莎菲：（表現着好不在意的）放在這！（指着琴上）我們唱歌吧！

捷三：（走上去順手將報紙堆放在鋼琴上）可是我的音樂程度太差：又沒有天才！你可得好好的

教我才好呀！

莎菲：那你太客氣啦！（兩人共同翻頁子）

捷三：我看還是從個簡單的吧！

莎菲：『初戀』吧！交好聽又容易唱！

捷三：好！就這個曲子吧！（於是拿起來仔細的看着，莎菲坐下來着引進曲，捷三乾咳了數聲，準備唱曲姿勢，忽然有所感動，轉瞬對莎菲說）這是一個多麼合乎時間性的曲子呀！……哈

哈……

莎菲：哈……哈……於是又從新奏引進曲，捷三架子十足，靜心傾聽，在引進曲演奏完時侯便，

張氏：哈哈此時……

張氏：

……

……

……

……

……

……

捷三：（很不自然）好！好！我去吧！（側眼也視着莎菲）

莎菲：（表現十二分留戀的語氣）好！那你只有去啦！

捷三：（對我）馬上就回來！（朝地下場）（對張氏）我去啦！再見。（張氏打拍呼）

……

……

……

第二幕

三九

夢非：人倒是個能幹人，可是有許多毛病。

葉氏：哈哈……青年人，是這樣！

夢非：……你，你，你，你不是說她……回來啦嗎？爲什麼不請東西拿來我看。

葉氏：夢非，你不……她！……起爐，我簡……子……子……向東……我一看，不好！……

夢非：……我已經叫她去……

夢非：……

葉氏：夢非，好樣子！……得……沒……孩子……有法可治嗎？

夢非：……沒有什麼……教訓她……

葉氏：……妳總是這樣說，妳總是這樣說，我看無論如何教訓，也不成啦！並且妳現在愈發不如從前。

……啦！從前她不過是……可是這非常……話，現在她簡直一天不如一天，整天將我的話當成耳邊

風，尤其是最近她常常偷出去，我發覺她睡後，再偷偷起來溜出去，妳看她是不是外

面有一人！

夢非：……妳老人家太……

葉氏：不是我多心，因為時常叫她出去買東西，同時她的年紀也不小啦！所以我是有點不放心，以後我發覺她跑出去，非將她的腿打斷不可！

莎菲：媽！這又根本是個沒有耐性的人，優以優氣的，你就不要疑心，她根本沒有什麼？她的跑出去，不過是偷玩玩！我見她每次都是同山雲德公館的小丫頭在一起玩！

葉氏：

哼！時時我發覺她，轉轉鬼鬼祟祟的！

莎菲：

那還不是，聽嗎？她見了我，當不是偷偷摸摸的。走到要進，坐下隨便拿起一張片子演

奏七葉氏在沙發上，靜一阿陪他。莎菲將一個片子演完時，或者另送一個，或照原

來的一個反覆演奏。正在演奏時，外面汽笛響。優傑一手夾皮包，一手拿一張紙進！

葉氏：

你回來啦！（連跑上，接皮包）優傑將包回後一縮，表示不要葉氏管，於是自己很小心

放在牀上坐下）

莎菲：

（起來）優傑，你可回來啦！你還不回來，我都要急死啦！我真感到無聊，手裏什麼錢都在

我，給我作伴！

優傑：

我何嘗不極早跑回來，真怕太忙啦！今天忙的是在精微那裏，商量開會的日期，唉！

第一幕

四一

複雜，問題也真多，那方面顧及不到，那方面露出事！那一個沒有利！那一個露出來搗亂！這些日子，真是叫我弄的頭昏眼花！結果還不知道怎樣呢？假使這次我得不到較好的地位及權利，我也不客氣！非給他們搗個落花流水不可，哼！我也不是好欺侮的！莎菲，你說對不對！

莎菲：在這個時代中，還不是有利可圖，就給他幹，無利可尋時還不是給他搗，總之有利就合作，無利就分散，就拿老汪來說吧，他何嘗不是爲的利呢？假使他爲民族，爲國家的話！他決不會跑到上海來，假使你以爲我說的對嗎？

傑傑：我始終沒有小看你呀！尤其是你最近對我的忙，真使我感不到的，今天精衛見我，態度與往前大大的不同，從前固然我對感情也不錯！而見面總免不了他是大官，我是小官，哈哈……只從你同太太相識以來，他見了我的態度，顯然的不同了！莎菲（拍着莎菲的肩）我的好太太，以後我倚重妳的地方還多着哩！

莎菲：想不到你還同我生氣啦！哈哈……
傑傑：我……是生氣，我是在誇獎我有一個首屈一指的好太太……（一想）哦……我問妳！妳今天

到著太 太家周太太怎麼樣？

莎菲： 也沒有什麼 打打牌 哼！（冷笑）我看她們對於她的丈夫，也難幫助什麼？

俊傑： 她們有什麼用處呢？只會打打牌 看看戲 在事業上不但不能幫助，反而有時牽連丈夫不能發展！

！架子 我叫妳 走走！是個面子 因為過，是同事！假使妳不去一次，他們又要罵我有錢啦

！架子 啦！升官啦！且是我們不同這班小人一般見識 莎菲 你說對不對！

莎菲： 我知道 你的意思！老爺！（輕俏的口吻）

俊傑： 哈哈！ （大笑電話響葉氏接）

葉氏： 喂！你 邦真 什麼……找劉委員……是是！（將耳機離開口對俊傑）劉老爺！請你接電

話。

俊傑： （拿起 機）喂！你是誰？……哦……你是華書嗎？什麼事？……哼……哼！說清楚些，什

麼 被演哪 他的，怎麼這 沒用呀！什麼（莎菲驚喜）……說清楚些！是有人在中國

騙騙 呀……這件事很秘密 呀！沒有人知道！總是在那地方沉的！哦！在沙洋，這話說來

貨不 已經到了那方面嗎？……哦！據他們的報告說是有二三十個學生跑到船上 將貨搬到江

裏，他媽

報告我

事怎麼會

什麼事呀

損失十幾

一萬豬！

，這還保

叫他們運

說起來這

那麼住哪

儘告訴妳

（明裝生

這妳太愛

的！我們的人呢？呀！統統被放半啦！喂！將這件再仔細打一下，打

（氣呼呼的將耳機放下）他媽的，統統是吃！（坐在沙發上抽煙，這件

走漏消息！

！看你的樣子好像損失十幾萬的樣子，幹嗎這急呀！

西！我倒不會這急！妳知道這樣輕重的一來，至我損失三百多！他媽的！這

！吃才！（略停）本來我想這次將貨運的少些，誰知老周他媽的改牛說，保

！他媽的！保什麼險呀！（書桌上抽煙，時時現不顯煩的樣子）。

東西，這不等於發東西！

！事，也真奇怪！一點風波也沒有發呀！我！我在上次妳生氣，以爲我，啊

！其實，是爲這批貨的事！後來，妳！妳！可是我也沒有說明！我

我是開秘密！

（氣）這說來，你的意思，是說我！

心啦！我怎麼會弄妳呢？並且那個時候我說，妳不黑嗎？哪！如想相信請如何

也不能算欺呀！我剛才說的是除了那天在衆面前撒謊得到一點外，我是半個字沒有提過呀。

莎菲：

你僅僅說到「開秘密會議」，我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會議呀！就算這件事是我說的！我無論多麼

聰明，也想不到就是這件事呀！並且那個時候我最討厭人家在我面前談什麼公事呀！開會呀！

這一個乾無味的话，算我們成一家後，爲了你的問題，再請求你才出去給

你實際一下，請問你第一次到外面應酬，不是用謊你的口舌，用你的巧計，……我才無

可奈何的爲你出去，就像昨天到王太太那裏，一天到趙太太那裏去那裏，不見你姓王家的。

要嫁，我多去的嗎？你知道，我是過不慣這種生活啊？不過，我多麼自由，多麼幸福，現在

過這乾燥無味的拍馬屁生活，我不知爲的是誰；我簡筆畫着，過的，想不到你還關心我走

漏消息！我這個日子簡直不能活下去啦！再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撒手大哭）

葉氏：

莎菲 乖孩子 用 着這樣 心 妳知道妳 哭就凍着媽的筋嗎 (做痛苦狀)

變傑：

莎菲：妳怎麼說這話！我祇怕有絲毫的不瞭解妳！我並不是父母養的！莎菲！妳的心我遠不

明白嗎？在這一月多中，我得到妳多少幫助！莎菲，我是有眼的呀！我看，我清楚極了！妳小

萬不要傷心（莎菲一直哭）俊傑！是無稽！自己打自己的嘴！我叫你亂說！我叫你亂說！

麗氏：好孩子！劉老爺的確沒有這種意思！我的孩子！別哭啦！

莎菲：反正我這命人，是誰都不會了解我的！我為什麼不早些死呀！我還活着幹嗎？李道開沒有

一個賊解我的！

俊傑：莎菲！怎這樣呢？就將我的頭掉了我也不會猶疑的！

麗氏：不要哭啦！你知道我的心要啦！（哭起來）

俊傑：好哪！總不要生氣哪！這事根本不當有做！我從今以後，若是再提這件事，算我不是人！

算我看！總算！不要說這三百多萬就是三十多萬，三萬萬，我也不在乎，莎菲我們好太太你

消消氣吧！

麗氏：好那！不要哭了，劉老爺爲了你了委屈，這三百多萬連提也不提哪！你可好不要傷心哪！

俊傑：不要說這三百多萬我不提，就是這件事我也不追究！好不好？我的太太（用手輕輕擦莎菲

（倒背哈哈大筆）

莎菲：你不再疑心我哪吧！

俊傑：哈哈！我一點也沒有！心哪！

莎菲：從今以後，你不要再理我那！以免以後再疑心我！

俊傑：我死也不會疑心你，事實於雄辯近來我爲什麼在汪先生面前，這樣吃得開，我爲什麼能使你如此的信任我！我道不知道，爲你：汪先生太面黃肌瘦的嗎？你的力量大，你的嘴會說我

是早看透了妳簡直我一個防臂！可說我事業的先鋒隊，莎菲！你知道我是如何的……

哈哈……哈哈……

俊傑：（對瑞）去拿兩杯咖啡來！不！還是兩杯白蘭地吧？我們來痛飲的吃一下。

瑞氏：好寶貝，不要哭嘛！消消氣吧！我去給妳泡杯咖啡來不！我去給你拿酒來！（下場）

俊傑：（見瑞氏以是，得更親密些）莎菲，來來！我們來談談正經的（拿起酒來）你看汪先生

發表這一篇言論，多有力的！爲了這篇言論，不知問了多少日本顧問，什麼軍事家，政治家

一個，八條所總有他編的二百人，來討論這篇言論，結果將汪先生的一篇稿子改成了十分

之八，今天查出，莎菲妳看看，這樣一來，定能拉出無數的索來，證據確鑿！「政府」是不成問題的，看這樣子，最近定能實地，莎菲……上言，我們有了！哈哈……

莎菲：「來來！妳看看，這……」

莎菲：「我不看，我不看，將來走漏消息，怪我。」

俊傑：「好莎菲，妳不……這事好不好？我……好太太，用手，莎菲……」

莎菲：「（被……而笑）討厭！」

俊傑：「哈哈！好哪！好哪！來來看看，散吧！」

莎菲：「不看！不看！」

葉氏：「（將酒倒上，隨意端上些點心之類，隨……）」

俊傑：「不看！不看！好！好！這倒是一件小事，還有一件大事，無論如何也得……我參謀一下。」

（跑到床邊，將枕下之大皮包拿起，走到沙發前，很小心地把……由襯衫內取出，又非常仔細的將皮包打開，莎菲用心……看，可是外面裝着不在乎的樣子，俊傑低細心的找出一張地圖，展開叫莎菲看），莎菲妳看！這是一張軍事地圖（走起來，四週望）好！可不……同任何

人呀！

一飲酒，一兩說。

妙莊：

(續前)

我，又何必叫我看呢？（面一背）我根本不

雜

總論

三、

來啦！我這
照無敵的
我對她是
來來！來來！

指着地圖

這是東方最近軍事地圖，用盡了平生之力，今天算得到了手，入算起來一

用了（

查)用了八百多萬。言明天下午兩點鐘開。出莎菲關這地界。我想

是由我直達

交給本公司，汪先生意思是由他論說，汪先生說理由是可以

提高競爭力

莎菲 妳作個主——到底那一個方法比較好

莎菲

做

這多困難嗎？

酸饅

哈哈欺

是外行，你以为这是一张平地的图，你看看知道哪（手指着）哪？

這上那方

前要塞炮陣地，這是野戰陣地，這是過山炮陣地，這是平射炮陣地，這是高射炮陣地。

陣地總

先擊向陣地，這是射擊陣地，這是軍司令部，這是司令長官部，這是步兵陣地

這是論

蕭菲，妳看看，值不值得，去實說，蕭

5

—

—

四

次不曉得，媽媽同幾百萬萬，我是不放手的！（愈說愈高興，並持酒杯飲）

莎菲：這樣說，不，你，打算你口口經，呢？還早由，先，經手呢？

俊傑：我也是，不，主意假借由，衝經手的話，我馬上付去，（將地圖非常小心的放好，皮包翻好

，欲其，想來定）同時價錢方面，再從新談談！（俊傑確定要正狀！莎菲，此狀忽生一計）

莎菲：哼！看你，那也做你大事，處處，離、丁、汪，你想想他爲什麼要經他的手！那還不是前你在

日本，那前前勢嗎？要經他的手，第一他可在日本多靠面前關係，第二可從中取利呀！

你想想，所，的錢，他，如，你嗎？

俊傑：對！對！我，什麼，這樣優呢？這，多，明，明的一件事，我爲什麼如此的不加思索就聽你的話

來！我，不，哪！可是又怕得罪精衛（電話聲將此語阻截，慎重的放入內衣袋中去接電話）喂！……

……！哦！汪太太呀！什麼事？……哦！汪先生請我馬上上去！哦！我……我……（將耳

機拿開，對莎菲說）莎菲，怎麼嚇呀！裙帶馬上，我……這事怎麼嚇呀！（莎菲聽到俊傑

之語連聲，站起來，走向俊傑，將耳機搶到手）喂……哦！汪太太呀！我……我是劉太太！

請問俊傑，那嗎？他，那！有些傷風！（俊傑點頭快）非馬上去不可！這不可能呀！因爲兩將

樂之下。正發着嘆！對不起！汪太太！是了！出過！我告訴他！（將書放）（俊傑還不醒嗎？）拿一會他這個人來當面問你，一見你不醒，而不上去過不行的！

俊傑：

對！對！哈哈！才吃多一點酒，身體倒是有點鬆弛，（對祥）從上國出來，你呵欠狀！將要人發忽然鬆弛皮，又起來呵！沙發上將皮包拿到枕下，睡，然後看看手錶）莎菲，也

正想睡的時候！你哪！

莎菲：

我當然不能像你這樣幸福，你想想，我自從同你過了正式夫婦以後，我胸心中多麼的不高興，（上）這短短一月內來說吧！她少得多少？請到我的身價，爲了我而憂慮，她頭開不了不開，這幾天她的臉已是不好看！今天晚上，我打算給她做羹，這真是她的心！

俊傑：

買羹得哪！何必！你手做呢？

莎菲：

你這個人！不做事！（道）在這這幾時嗎？

俊傑：

哦！好！明的莎菲呀！（漸漸入夢，時時作嘔聲，莎菲歡喜做出聲，試！俊傑是！）
俊傑：（醒）聽到莎菲，做羹，如你來到，（翻身，後來莎菲無論做任何的羹，皆不切。莎菲已感到俊傑一睡沉，就輕輕到牀旁邊去拉俊傑頭下的皮包，俊傑由此一動，

（雙手叉腰）你這活生生的老頭！我看來大可不必！（冷笑）

忠義：什麼？我這年紀大可不必！

莎菲：（搖頭）我看還是這樣，你不知道嗎？（指這個房子）要曉得……

（嘆息）那條件，想不到妳用個那裏有本事的老媽子（冷笑）我又不是死人，他一開口，我

就不會跑嗎？

莎菲：好一個有本事的老媽子！假使沒有人去開他的話！那老媽子就絕不出聲！

忠義：那……那……那……

莎菲：那麼只有那那那等……（哈哈……）（雙手落）

忠義：少說話！趕起手來！

莎菲：先生！來做什麼的！

忠義：（坐下）我決不是來請你開的（四週觀望）……

莎菲：我知道，不是來偷東西的！我才這樣問你，

忠義：這樣說來，妳知道我要做什麼？

夢菲：我那裏會知道！先生的貴聲，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徒勞往返，還是早點回去的好！因為這畢竟比較危險些！

思漢：什麼？我難道怕危險嗎？假使我真的話，根本就不來！哼！你太小看人哪！

夢菲：誰敢小看！那是民族鬥爭，你是抗戰的戰士！你是有為的青年！你是有熱血的好男兒！

思漢：國民的好漢！你是中華民國的柱石，你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哈哈！不過……不過……

……一個沒有希望的人只有勇而無謀，是怪可惜的事！

思漢：怎麼敢看不起我嗎？哼！我不會給人當玩物，當奴才，我不會爲了我的生活來賣我的終

身！因此我不會在漢奸面前露頭，在一個下流人膝下搖尾！更不會在一個奸商身傍低頭！哼

呼……

夢菲：你還沒有腦子的東西！

思漢：你有腦子！你有腦子！不會做舞女！不會作歌女！不會作妓女！你有腦子！不會再墮下流！

夢菲：不會幫助你的丈夫賣國！不會對着你的丈夫私通淫蕩！不會在日本鐵蹄下的傀儡！

夢菲：……你今天來的使命，是不是專爲的來罵我？

思漢：妳太重妳自己哪！我本來想妳，妳值得嗎？妳！啊！一個沒有血性的女性！沒有愛

想的女人！沒有優美的舞文！在你的心目中，只知道金錢！只知道地位！只知道享樂，妳要知道妳所得來的錢！是用下流的手段賺來的！妳的地位！是由拍馬獻媚進行的！妳的幸福！是著良心換來的！妳這不要臉的東西！竟然以此爲榮！哼！

莎菲：謝謝你的尖酸，我看還是請出去吧！不然會使你吃虧的！你的勇氣我很佩服！希望你以後對於任何事，要沉着些，不可太過興奮！否則你是福多吉少！這是我的觀察！希望你早些離開這裏！請吧！

思漢：什麼？妳想我離開這裏，這是我不到的！請妳不要再拿出使看子的心腸吧！（即視）我是有最大的使命來的！（以手鎗瞄準）不許動！（漸漸回後退！各處巡視！忽見俊傑睡在桌上，即用手提着俊傑的耳朵），起來！（以手鎗對準）起來！你這老漢奸！

俊傑：（由夢中忽醒，見此狀大駭，雙手共抱）這是什麼事？這是什麼事！

思漢：用不着驚裝！快將軍事地圖拿過來！聽着沒有！

俊傑：什麼軍事地圖！我沒有這個玩意！

忠漢：「放屁！你還有什麼可賴的，快點拿出來！不然要你的命！」

俊傑：「我真的不知道呀！我……怎……怎麼會……會……會有地……地……地圖呢？」

忠漢：「上午記得到手的一張秘密軍事地圖，今天夜裏你要帶到日本司令部的地圖！你馬上要拿出來！」

！不然，我是不客氣的！聽着沒有！」

俊傑：「你真滑稽，假使我今晚去賣地圖！我現在爲什麼還在這高枕無憂呀！先生！你找錯了門吧！」

莎菲：「真的！你是找錯了門吧！先生！請你不要再談，時間不早哪！請回去吧！」

忠漢：「少說話（莎菲又站穩！忠漢扭着俊傑之耳朵，一直拉到前台同莎菲在一處）站好，你們倆個」

「不許動，動一動小心性（忠漢手槍瞄準俊傑及莎菲漸漸移到房邊將被子亂翻，後來移到枕下皮

包裏到桌子上，威迫着俊傑）給我哪！」

俊傑：「我不知道，你找吧。」

忠漢：「（用手摸俊傑身上將鎗匙拔出，打開皮包一看）哈哈：想不到我除了（軍事）地圖外，還有

這麼許多意外收穫，好一個漢奸，不要臉的賣國賊，爲了時間不許可，我不能再呆下去！可是在我臨走時不能不警告你們一聲，假使你們再昧着良心來做這禍國殃民的事，你們的頭不

久的將來是會掉在我這裏的，聽到沒有？（一手提皮包，一手持手鎗退下場）！

俊傑：（听到電話邊）喂！怎麼？他媽的電話也被他割斷了！

莎菲：哎喲我的媽呀，可嚇死我哪！

葉氏：（匆匆跑上）天呀，我早就知道這事，我想去叫巡捕可是我一出門，就有一個人拿着手鎗嚇

着我不許動。

俊傑：看波呢？她寫什麼不去叫。

葉氏：她嚇得躲在這裏渾氣也不敢出哪。

俊傑：她媽的真沒有出息，去！去叫巡捕去。

葉氏：是！（下場）

俊傑：我看我也得出去一下。

莎菲：俊傑，這可不行，你的命多要緊呀！寧可捉不到那個人，你也不能冒這個險呀！你怎見得外

面沒有他們的人？並且我自己在家，這怎麼能得了？你不知道門壁房裏保險箱裏的東西，還比地圖重要嗎？怎見得他們不再來呢？俊傑：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這樣冒險！你瘋了嗎？

俊傑：是！我是不能出去！（由袖下拿出一手槍！）他媽的！總不到在這裏！也會出亂子！（聽到外間有腳步聲！俊傑速將手槍購準！）是誰！止步！不然我要開槍！快說！快說！是誰？來幹什麼的？

捷三：（雙手舉起慢慢進內，全身發抖！）是我！劉委員！是我！我來拿，……拿，……拿那一捲報紙；你不是吩咐今夜送到一三三八號嗎？

莎菲：是這一捲嗎？（迅速拿起！交給捷三）

俊傑：去！去！你來的正好！快去追！快去追！就是你上次捉到的那個叫張忠漢的！將我的皮包搶去了！裏面有一張非常重要的作戰圖！快去！快去！這捲報紙晚送去沒關係。

捷三：是！是！（迅速下場，並將一捲紙報帶走）

俊傑：莎菲，來坐下靜靜的休息一下！這事一定有把握！因為捷三精明強幹！只要是派給他的事，沒有一次失手過！哼！張忠漢那小子，今天不能跑脫我的手心了！哈哈！朱捷三真會辦事！他來的也正是這時候！真巧！來的真巧！

莎菲：恐怕他來的動機！不是爲的這事吧！

俊傑：那爲何不明白這一點！爲什麼那報紙在這兒。

莎菲：這樣說來！你又不得不感謝我啦！

俊傑：怎麼？難道他是爲妳而來的嗎？

莎菲：你倒真聰明！不瞞你說！自從我家大門上掛了劉公那三個字以來！沒有人敢直接闖進我的臥

室！他倒整天隨隨便便的到這屋子裏來！

俊傑：這點請妳放心！我可以大膽說他不敢！

莎菲：你太相信他啦！

俊傑：那我怎麼沒有碰上一次呢？

莎菲：他又不是個傻子！他在來以前，總是有電話！你若是在家他當然不來啦！你不覺得嗎？最近

……你在家接他的電話，要算最多！是不是？

俊傑：那都是有事呀！

莎菲：他一聽是你的聲音！當然要找個事說說呀！

俊傑：對！這樣說來！那小子倒有些不可靠呀！快點告訴我！他還有什麼行動！

莎菲：他沒有什麼特別行動！

俊傑：你難道被他引誘了嗎？

莎菲：我並沒有被他引誘！並且我的良心還沒有死！不然的話！就不見得啦！何況你又老的可憐！

俊傑：你要知道年輕人是靠不住的呀！

莎菲：我就是這樣想！不然一點鐘後，你是見不到我了！

俊傑：什麼？他竟然敢這樣大胆？

莎菲：你怎見得他不敢呢？

俊傑：我覺得他不敢！

莎菲：好！你既然如此的不相信我就不必再說了！

俊傑：不過人心不古！我還是希望妳能告訴我！

莎菲：他是你的忠臣！他是爲你而生活的！他又是你一手給他提拔起來的！而我呢？過去是露木夫

妻！現在是掛名夫妻！在我已經是死心塌地的成你的啦！可是在你！也不過是房子中多一個

小鳥而已，就拿朱捷三同我來比吧？在你心目中我還沒有他的地位大呢？

俊傑：他病的！還是離開我們倆個吧！

莎菲：何止是離開呢？

俊傑：這樣說來！他更大胆啦！

莎菲：你要知道無辜不丈夫！你太相信他啦！你以為你能左右他麼？在我看來，還不見得！假使他真的盡忠於你，他是無論怎樣對，我也不會說出那話來！

俊傑：什麼話？快點告訴我！

莎菲：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俊傑：怎麼？妳也變了心嗎？

莎菲：我要是變心的話！就用不着說這麼一大片！

俊傑：好太太！給我說說！我最瞭解妳！我知道這事完全怨他！也完全怨我！太荒唐啦！我不該太相信他！

莎菲：過去的一切，也不必多說啦！你知道嗎？他今天差不多全在這裏！

俊傑：是！真的？

「莎菲！」

他起初試探我的口氣，看我對他好不好！我就假裝對他不錯，後來就將實話告訴我！說你今天得到一張軍事秘密地圖，要我偷出給他！他再假借你的名義在夜間三點鐘去賣給日本司令部，然後叫我到北站去，我們在北站見面！四點二十分的事是決不會誤的！

「俊傑！」

他真能做出這事嗎？

「莎菲！」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剛才來的目的是來取地圖的，你沒有看見他的神氣嗎？當他發現你以手槍對他示威的時候，他還以為我告訴你說啦！

「俊傑！」

他媽的！想不到那小子還來捉弄我！好！看看吧！老子在這等潛哪！（氣兒鬼的以手槍指著門口，一手叉腰，此時宋捷三滿頭散髮，衣服不正，一手拿著手槍，一手提著皮包！腋下夾著一捲報紙，氣喘的幾乎喘不過氣來，匆匆上合，一直在氣喘著）把你的手槍放下！

「捷三！」

（將手槍放在褲袋裏，順手拿出一條手巾來，擦著滿臉的汗）那小子跑的真快，可是！可是他只要一碰見我總是他的兄弟多吉少！（得意）

「俊傑！」

將皮包拿來！

「捷三！」

（迅速的將皮包放在桌上）當我跟他走近的時候！他覺得一定會被我捉去，於是放了兩槍上

（將鐵子提起露出腿來，血還在流着）你看！已打中了我的腿部！

莎菲：（跪上）捷三，怎麼啦！不要緊吧！那個人跑脫了嗎？

捷三：我當然跑脫啦！因為我跑得太快，所以發的不大準，一鎗打到他的手上，皮包就落了地！等他彎腰去拾的時候！我已追上！結果肉搏了半天，我才將皮包搶過來！（氣喘吁吁）

莎菲：（懇懇招待）捷三你好好的休息一會！

傑傑：（將皮包打開取出地圖一看！不是！於是將捷三那一鎗也打開一看！）哥！好！想不到你還

忘帶負義的王八蛋！也來捉弄我，（以鎗瞄準捷三）

捷三：（雙手舉起全身發抖）劉委員！劉委員！

傑傑：我不同你多說！媽的！無素不丈夫！去你媽的把！（開鎗將捷三打死）

莎菲：天哪！（撲上去）

傑傑：（一把拉着莎菲氣喘喘的）不許哭！

——幕——
下

種

力

病

第三幕

時間：傍晚至深夜。

地址：上海之北郊外。

人物：劉俊傑，杜福生，莎菲，杜貫五，敵軍官，敵兵，政客。

舞臺：舞臺左是一個大山牆，牆壁上有二石門，內係一秘密地窖，中間有一上山大道。山腰有一時時隱隱。台右係一土坡，坡底有一羊腸小道，通山後，台中亦有石縫，通野花園，可參看第一幕舞臺設計。

開幕

第一場

（一個傍晚的時候，太陽昏昏在紫霞裏，晚風襲襲，舞臺上萬籟皆寂，唯福生在石階上點點打彩的坐着，漸漸起來左右走動或懷望。）

俊傑：（一手提大皮包，一手持手杖上，口中抽着雪茄，大搖大擺的上場）人到齊啦沒有？

第三幕

福生：已到個差不多啦！（立正）。

俊傑：不要太大意了！留意着四周！

福生：（驚慌的）小的別的不敢誇口！這一點請老爺放心！這個秘密的地點是任何人都沒有發現過！

俊傑：不過也不能太大意啦！

福生：是！是！我也想到這一點上，因為最近時常在這開會，尤其是近兩天，可以說就沒有斷過人！

，我看還是請劉老爺再派兩個人，一個站在那邊路上，一個站在山後，這樣來比較保險些。

俊傑：明天叫王排長多派上兩個人，今天你要特別小心，因為今天開會的都是要人，山後面重要的東西便會有可疑的人，你時開眼，用不着客氣。

福生：好！好！（暗想）不過最近幾天，我在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常常看到有五六個匪夫由這裏過！

俊傑：（吃驚）他們的行跡可疑嗎？

福生：沒有甚麼！我看沒有甚麼。

俊傑：你爲什麼不開門？

福生：（誇大的）我那裏能不開呢，可是也開不出什麼，待我順觀察，他們決沒有什麼，這裏我可以斷定沒有什麼，因爲他們不東張西望，也不前指後劃，更不交頭接耳，同時又不左顧右盼，可以證明有計謀！不過我不得不報告一聲。

俊傑：哦！我——你到非常能幹！你說的都對，不過你要遇到稍有可疑的人，就除掉吧！甯可陰間多個屈死鬼，也不能放過半個反動份子，聽着沒有？

福生：這一點我早會明白，劉老爺你老人家若不信，請到那邊山溝去看看，也不知我的手結了
多少！

俊傑：所以說這個地方才能得到安全哪。

福生：不瞞你老人家說，最近幾天我發現有個老嫗子，天天由遠來回這還有些可疑。

俊傑：女人家能做出什麼事，這是你的多心。

福生：本來是不大注意她，因爲平常由這裏沒有過過女人！

俊傑：這是你的心理作用！

羅生：因為她由這裏過，照常沒有一直的走過去，總是在石階上，或那個石礎上坐著休息。

俊傑：女人家的氣短，上山是要休息的。

羅生：最危險的一次就是她坐在這石洞的門口，幾乎挨着了時鐘將門開開！

俊傑：你爲什麼不將她拉開！

羅生：這當然用不着老爺的吩咐啦！我會那樣的傻嗎？我見她快要坐下時，我就去拉她，連她嚇了一大跳，後來她同我談了半天，說是她家離此地五六里，因爲沒有兒女，還得自己謀生活，家裏養了幾十個老母雞，天天由這裏到市上去賣雞蛋！

俊傑：這樣說來，她一定是個鄉下人啦！（說著想進內）

羅生：（急追上）劉老爺！我起意也是這樣想，可是我今天上午到公館的時候，見有那女孩子的臉

同她雲的一個樣子，這點我又不不得不報告。

俊傑：（驚訝）什麼！同我家的一個女孩子一樣？你看的是那個？

羅生：我聽着妳叫她青波！

俊傑：她是我家的丫頭！她笨的很，她簡直是個豬！吃了睡，睡了吃！

福生：我是有些疑心，因為我上午到公館去的時候，本來是個男的給我開的門。

俊傑：對！那是老楊。

福生：可是我走到院子裏，香波一見到我，嚇的她一跳，翻身就跑。

俊傑：她怕見生人。

福生：可是你後來叫她拿煙時，她始終沒有到客廳去，後來是位老太太進去的。

俊傑：哦！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走到右洞門，福生還想繼續說下去，而俊傑毫不在意，福生無法，結果用手按暗鎖，石門開開，俊傑進內，福生現出無聊神氣左右徘徊，不到一刻，來一個政客，福生迎上去，此政客用左手向右手心上拍三下，滑到一間園，福生點頭，走到石門口，按暗鎖，石門開政客進內，又過一會，來一軍官後隨一兵，也是如上暗號進內，福生左右徘徊。）

貫五：（滿面是汗氣喘如牛的上台見了福生，仍做出以上暗號走向石門旁，而福生一直望着貫五作

聲笑）快開門！

福生：先生你認識我嗎？

第三幕

貫五：快開門！……

福生：先生你不要急，我開，你認識他嗎？

貫五：我怎麼能認識你？（非常遲疑）

福生：我何知道你叫貫五。

貫五：你怎麼認得我！

福生：我不但認識你，我還記得你的爸爸！

貫五：放槍，給我開門，我有要事。

福生：你有要事，我可沒有要事！……

貫五：你倒底是什麼意思？（沉重）我有要事呀！

福生：我問你，民國二十年在南京爲什麼人家的東西，坐着守所的是誰？

貫五：那？那？我記不清楚啦！

福生：我倒記得很清楚：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裏，我給鬆打開釋鎖，開開後門送你出去的！難道

記得嗎？

賈五：哦！哦！是！是！（狠不厭煩）是有那麼回事！（懶懶的）

賈五：（拉回來）喂！喂！不要走！你還記得又！次嗎？（人）

賈五：（有些生氣）那一次！

賈五：民國二十二年三月間，在無錫那個強好案？

賈五：那怎麼是我！

賈五：不是你誰！判決三年徒刑！可是不到一年就出來了！試問那是誰的力量？

賈五：那是我化錢運動出來鈎！（還想走開）

賈五：不要走呀！後面還多着呢？

賈五：你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可惡？

賈五：（冷笑）哈！哈！我可惡嗎？（追上兩步賈五退兩步）我可惡嗎？民國二十四年，在鎮江像

稅務局征收員的時候被通緝的是誰？

賈五：那是我們局長的舞弊！並不與我相干呀！

賈五：不與你相干？那你為什麼托我夜間開城門逃走？

貫五：那你是爲的錢！

顧生：放屁！（以手劍示威。貫五也拿出手劍）那個時候！你還不得把老子當成祖宗，這個時候

翻臉不認老子啦！好小子！你還沒有良心的東西！

貫五：你媽的！我沒有良心？請問現在的人那個有良心！就拿你僕僕來說吧！在過去還不是我老子

提拔出來的，哼！可是現在呢！他升官啦！他發財啦！他也有小老婆啦！什麼主任，縣長，

委員都當上啦，可是我杜貫五，倒反過來給他當差，他媽的！我沒有良心！汪精衛假使有良

心的話：他也不會造叛國，來作日本老爺的走狗。

顧生：什麼！你敢罵我們的汪老爺嗎？

貫五：那你怎麼罵我呢？我也是你的長官呀！

顧生：什麼狗屁長官！見了恩人還不報答，還擺他媽的，臭官架子。老實說老子的大腿癢發啦！那

（要不老臉就個，你摸進去！）

貫五：我勸你還是識些時物！不然的話！老子可是不客氣（以手劍示威）！

顧生：（以手鎗迎上去）什麼？你以爲老子怕這嗎？哈哈！你太小看人啦！

賈五：老子是從鎗桿裏爬出來的，難道我不成。（突開一命未中。鵬生奔下去，國人閃身一圍）

鵬生：他媽的！你見了黑人當成仇人！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

賈五：老子給你面子！你還以為老子怕你，今天也叫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厲害，（二人愈打愈熱，愈兇愈凶，此時刻俊傑恰出來）

俊傑：

（氣勢凶凶）混賬！你們不知日本老爺及我們的高級長官在裏面開會嗎？要你們這些畜生有什麼用處！敢快放手！不然要你們的狗命（兩人聽到俊傑聲，不約而同的放下雙手立正站著）看看最近你們成什麼樣子！簡直是無法無天啦！南京的中政會一直不能成立！完全是你們這些王八旦鬧的啦！幸虧是我出來！若是叫日本老爺遇到，不但你們沒有命！連老子我也被連累在裏面！你們這些不成材的東西，以後若是再這樣，小心你們的！（說著使向後轉，鵬生連搗去按暗鎖）

賈五：（立正）報告劉老爺，我是特別來見你的。

俊傑：（向後轉，走到台前）什麼事，快說！

賈五：軍火已經運到啦。

俊傑：全運到啦，放好燈沒有？

貫五：就放在那山溝裏，（手指着山後）地勢非常的好，並且那個地方也沒有人注意。

俊傑：有人看着沒有？

貫五：請放心，四周都有人看守着。

俊傑：好，處處小心些，不要再像上次啦！

貫五：是是，所以這次小的特別小心，尤其是搬運的時候，籠節的非常周到，請老爺放心，不過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發現有個老婆，起初我不大留心，後來見她鬼鬼祟祟的到處亂看，我倒起了疑心。

俊傑：那還不捉着她。

貫五：這是我的責任，我怎樣能放棄，我就一把抓着了她，因為當時太忙的緣故，就把她放在一個洞裏，叫一個人看着，一直等到將東西搬運完後，一切均整理好了，我才詳細的審問她，我感覺到這事間愈有嫌疑。

編生：那她就應當打呀！

賈五：這是當然，我就命阿三打她，她死都不承認。

俊傑：後來怎樣？

賈五：後來四五個人打她，結果還不承認，誰知這麼一來，一下打死啦！

福生：打死就算啦！還有什麼要緊。

俊傑：（對福生）放屁（對賈五）結果怎麼樣？

賈五：我就叫用了涼水向她面部澆。

俊傑：澆醒沒有？

賈五：澆醒倒沒有，可是將她面龐化裝的油彩澆下來啦！

俊傑：（大吃一驚）什麼？她是個化裝的偵探嗎？快說，後來活了沒有？

賈五：不但用涼水澆，並且行人工呼吸法，後來又灌她酒吃，結果還是死啦。

俊傑：她媽的，你們真不中用，快告訴我，她是一個什麼人化裝的。

賈五：小的不敢說呀！

俊傑：你說吧！有什麼關係。

賈五：我怕老爺不相信。

俊傑：你只要說明白，我當然會相信的。

生：你快點說呀！

賈五：劉老爺我雖然不能十分的把握，我可有八九成的保險，這個化妝的老太婆是全館裏的丫頭齊波。

福生：對對，那老媽子，是不是穿個藍布褂子，黑褲子，綠腰帶，手裏還提著個銀蛋子。

賈五：（更驚訝）怎麼？你也看見啦！

俊傑：真有這事嗎？（驚奇）這倒有些奇怪，我真有些不相信。（幻想）

福生：事實已經證明啦，老爺，還有什麼不相信的。

賈五：所以說我不敢直說，怕的是你老人家不相信呀！（由腰中拿出一張通行證）請你老人家看看，這是貴府的通行證（交給俊傑）

俊傑：（收過通行證，仔細看看）哦！這張通行證，不是我寫的，（又疑視半天）這不是莎非的筆跡嗎？怎麼莎非會給她寫這張通行證呀！

賈五：「假使你老人家還不相信的話，這是香波手上的鏡子，（交給俊傑）請你看是不是？」

酒樓：「（接過鏡子細看）對，這還是在過年的時候，我賞給他的，（外面汽車聲，俊傑速將鏡子及通行證向背後藏）」

生：「（聽到汽車聲，舉跑上去，舉起手鎗）口令！站著！汽車不許開過來。（見莎菲下車，突然立正一語不發）」

莎菲：「（看見驍生持手鎗毫不在意，嫵媚婷婷的走過來，對着俊傑嬌嬌弱弱的）噢！你在這裏！我找你半天啦！可找到了你！」

俊傑：「（看莎菲，又驚又喜又氣）妳不是告訴我妳到蘇州找妳表姐嗎？怎麼又回來囉？」

莎菲：「（看看俊傑及賈五的神氣心中起疑）因為我剛到車站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非告訴妳不可，所以我沒有走成。」

俊傑：「（氣沖沖的）什麼事？妳說吧！」

莎菲：「哎喲，難道這樣嗎？」

俊傑：「妳叫我說的，我聽不見。」

涉非：哦！我明白啦！上一次我說到蘇州去看我表姐，無論如何你都不許我去，這一次我剛一提到

，你就馬上許我走啦！（有酸意的笑）哈哈……我明白啦，我當什麼這樣的不識時物，

哥哥，對不起劉先生（轉身就走）

貫五：（趕快拉俊傑一把）劉老爺（同時又使個眼色）

俊傑：（語言腐色）不許走！

涉非：你看，做個人多麼難，來也不是，走也不是，劉老爺，你有什麼吩咐，請說吧！下一次的車

我還趕得上，假使你不高興我在上海的話，你可以通知我，我在表娘家最多住幾天也沒有什

麼關係，假使你同珍到同居的話，我決不在乎的，請放心，我也不會告你重婚罪啦。

俊傑：妳愈說愈難啦。

涉非：我並不是愈說愈遠，我是說你用心用的太苦啦，何必這樣呢？你何不直接去講，乾乾淨淨的

說，叫我到蘇州一直不回來，不就得了嗎？

貫五：劉太太，妳把意思會錯啦，劉老爺決沒有這事（給俊傑使個暗號，催俊傑快說）

涉非：（看見貫五的表情，故意生氣的對貫五）沒有你的話，我知道你們這些人，整天在劉老爺前

前是鬼祟祟的，你們頭腦要清楚點，我可不是像南京的那個太太，你們想怎麼欺騙，就怎麼欺騙，我可不是那樣懦弱的女人，假使你們給劉老爺介紹什麼女朋友啦？女明星啦，小心你們的。

賈五：小的對天發誓，決沒有幹過這事（轉過來對俊傑）這事還是請老爺告訴太太吧！

俊傑：你們女人家總是愛瞎鬧，那裏是爲的這些事（拿通行證的手一動，莎菲一望吃一驚，立刻恢復常態）你去蘇州也好，不去蘇州更好，來來來……你看看這個通行證是你寫的嗎？（將通行證交給莎菲）

莎菲：噫，我以爲是什麼不得了的事呢？誰知是這麼一個小小的通行證。

俊傑：所以說你們女人家，不知道事之輕重呀！趕快說，你爲什麼給她填寫這個通行證呀？

莎菲：這有什麼關係，前天你們開什麼會的，晚上八點鐘就戒嚴，我洗過澡以後，發現雪花膏沒有啦，于是叫香波去買，誰知走到路上不准她過，我就隨便填了一張通行證，（厲聲）怎麼，難道你們開會，就不叫我用雪花膏啦，還有什麼要緊，這就算犯了你們的王法嗎？

俊傑：你真不懂事，你知道得到了這張通行證，可以被撞很多事嗎？這點利害，你怎麼也不知道，

我的太太，以後不要再爲妳的腸胃嘔心啦！來燒我的大事，上次不是爲了妳買口紅，惹我的大飯店都燒光啦！我的太太以後不要再撞牆啦。

貫五：

劉太太，老爺說的話對，因爲有很多事，在一般太太小姐們看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其實呢？可以由這片小事上，能影響到許多大事，例如上次太太叫香波買口紅，本來是件小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香波走到街上遇見那個無賴，就在後面跟着她，誰知就不巧，恰恰走到我們劉老爺的大飯店門口，香波就同他們吵鬧起來，於是弄得滿街是人，這樣一來就有幾個要員，趁勢闖進了飯店，將飯店燒啦，到現在還抓不着人，劉太太，妳說是不是？

莎菲：

這樣談起來燒飯店的事，完全是怨我！

俊傑：

（一手將貫五拉開，自己走近莎菲）誰說是怨妳，我根本並沒有說是怨妳呀！

貫五：

我也沒有說是怨太太呀，不過我是舉個例子，就說由小事可以影響到大事！

俊傑：

（對貫五）少說話，（笑着對莎菲）我的意思是說，假使爲了買雪花膏給她買個通行證，妳

爲什麼不在她買回來後，趕快要回來呢？

莎菲：

誰說我沒有給她要回來！

俊傑：那爲什麼還在香波身上。

莎菲：（啞探口氣假裝驚訝）真的嗎？

俊傑：（指着通行證）這就是從她身上搜出來的呀！

貫五：（很自傲的）是我親手從她身上搜出來的。

莎菲：（已睜圓眼睛裝不知）那孩子傻裏傻氣的，爲什麼將這放在身上呢？

貫五：恐怕她不是真的傻裏傻氣吧。

莎菲：你這是什麼意思？

貫五：我沒有什麼意思，不許我認爲她不是個傻。

莎菲：這樣說來，她有嫌疑啦！

貫五：可是也不能說她沒有一點嫌疑。

莎菲：你由那點證明。

貫五：我當然是由事實來證明！

莎菲：你由什麼事實證明。

實五：今天這軍火的事，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並且派了很多崗哨保護，只要是老百姓，我可以開口，一個也不能過進去。因為香港有老翁的通行證，當然可以進去，這是不成問題的，請問妳！假使她沒有作用，她跑那個地方幹嗎？

莎菲：這就是你認為她有嫌疑的事實嗎？

實五：不但如此，她並且是化裝去的。

福生：她不但化裝去那個地方，她還化裝來這個地方呀！

實五：這還不說，最能證明有嫌疑的地方，是一直將她打死，她還沒有承認她是香港。

福生：她天天化裝個老婆到這兒來。

莎菲：沒有口供你怎麼說她有嫌疑。

實五：她肯定沒有嫌疑，決不會到那個危險的地方。

福生：我也確定她有嫌疑。

莎菲：那你未免有點太武斷囉。

實五：這並不是我的武斷，因為這是很可能的。

莎菲：你爲什麼這樣不諳理。

貫五：我是非常的諳理，並且我這個醫藥是非常的合理。

莎菲：難道死人就是合理的嗎？你怎見得她是香波。

貫五：由她的錢子爲證！並且劉老爺已承認是香波啦！（愈吵愈兇，福生亦更加油）
俊傑：（對貫五福生）少說話，（福生退到石階旁立正站著）貫五退後數步，莎菲此時急迫，跑到石礎上坐下，一手扶在石礎上，一手撫心，表面非常生氣，而內心在籌劃，俊傑急忙跑到莎菲旁）莎菲妳這是何苦呢？這用着生氣嗎？死個丫頭算什麼，經他們的手，也不知冤枉死多少人啦！有什麼關係，不過我所追究的，是妳爲什麼要化裝到那個地方去，並且爲什麼又時常到這個地方來。我是怕她跟那些什麼抗敵會啦！救國團啦！復仇社啦。有連絡，我是想借着這個線索，發現幾個抗日機關，環破幾個抗戰團體，鎗斃幾個反日份子，難道還能用着妳這麼生氣嗎？

貫五：假使由香波做出證據，起碼可以破壞幾個救亡團體。
福生：我也是這麼說。

俊傑：少說閑話。

賈五：
醫生：是。

俊傑：好啦，不要再生氣啦，大家詳細的談談。

步非：

（胸有成竹，漸漸拾起頭來，站起來立刻又坐下去，然後無沖沖的又站起來，很響的望了賈五一眼，又將嬌嬌的眼光注到俊傑臉上）俊傑！事情已到了這個時候，我也不能不告訴你啦，看波那孩子，表面看來，我是非常的體貼她，愛護她，關心她，可是我的內心早就恨她入骨啦！在前年的秋天，我同看波相差不過，被買到葉家的。我們兩個同時起，同時睡，同時學跳舞，一點分別也沒有，誰知她笨的像牛似的，我媽就漸漸的討厭她，以致將她當成了頭看待，這麼一來看波就妒忌我又恨我，可是我呢？仍然像個親妹妹待她，我也不知在媽面前給她講過多少次情，有幾次我媽幾乎將她轉賣給別人，誰知她覺得我這樣的體貼她，她便越法的大胆起來，有幾次爲了她偷跑出去，將我媽氣的要死，要不是我說是給我買東西去的，我媽無論如何也不會輕饒她的。其實她出去幹的甚麼，我又何嘗不知道呢？

俊傑：別聽這麼一說，妳一定是誤明白啦！

夢菲：我不明白，恐怕我知道的更清楚些。

俊傑：那條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夢菲：我要是早告訴你，你一定會不相信的，同時你還罵我多心呢？

俊傑：我決不罵你多心，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吧！

夢菲：（知俊傑已中計，恨恨的望了貫五一眼）還用我說嗎，那不是刺中人嗎。

俊傑：（驚訝）怎麼！有你的事嗎？

貫五：（迫切）小的一點不知。

夢菲：（用着俏皮的口吻）杜先生何必再隱瞞，自己的事還是自己說清楚些！

貫五：我自己真是沒有什麼事呀！

夢菲：怎麼，非得我作代表，替你們說出不可嗎？

俊傑：（抗議貫五）快點說，否則我決不客氣。

貫五：我的確沒有什麼事呀。

夢菲：（咬牙）你真沒有事嗎，假使你真不好意思說的話，我倒可以簡單的說一下。

貫五：我發覺沒有什麼。

莎菲：你還要說麼，我可不容氣哦，請問你半月以前有一天在窗外同香波說的什麼？後來她每天晚上偷跑出去，是我的誰？大飯店被燒的那天，固然是我叫她去買口紅，可是為什麼你都要走那條路，那條路是不是到你家裏最近。

貫五：（氣極）我真冤枉呀，我決沒有這事。

傑傑：（對貫五）少放屁，（對莎菲）妳說下去。

莎菲：最近以來，你們兩個的來往更親密，可以說太明顯啦，前天我略微的說了香波幾句，誰知她不但沒有改過，反而大吵起來，那孩子真不知好歹，這事與我有什麼相干，不過我怕我媽知道啦，她不利，劉老爺知道啦，於你不利，我真想不到她將我當成仇人。

貫五：這你太冤枉我啦，我真沒有這事。

莎菲：哼！真想不到香波就同我記起仇來，一直沒有同我講過話，這還不說，最不當就是她將這事告訴了你，你不但不能中調解，你還想從中生非，借此發財。

貫五：劉老爺，這全是無中生有，我太冤枉。

俊傑：

放火（轉身）莎菲（起）怎麼在我們的房裏？

莎菲：

他怎麼發覺我們的房裏還不止叫一個偷火賊，前子了一個火賊，於是第一次，我一個。

俊傑：

那一項，莎菲，六時，來，呀！

莎菲：

今天我又生了一隻寶貝孩子，最後他出來，我來請。

俊傑：

（生氣）是我，你太不顧生命呀！

莎菲：

一天早上她正我，那時，我看見啦，我，叫她將以上兩，我拿回來，可，一然的話，我，訴我，同心，這，一來她當然，啦！於是，化裝跑，來找，化裝先生。

以我，猜他，兩個，天一定要，離上，於是，我，假，說到，州去，實際我，到車站上，

看看，誰，知，一，了，好，次，車，均，未，見，他，上，因，此，我，回，來，啦，哈哈，（笑）我，想，

不，到，先生，我們，在，見，面，（巧，巧，走到一，旁，起，香，則，則，着）

俊傑：

她的，想，到，這，生，在，子，身上，打，主，你，有，麼，可，說，的，香，那，孩子，一定是，化裝，去，找，你，的，你，能，不，心，她，跑，可是，好，又，不，好，將，來，西，交，還，來，是，是！

（哭）（轉臉）假使升先生，心裏發一發，這，這是一條良心的人。（叩首）

恐怕就是國財革命吧！

第五：我簡直是有口難辯，我真冤枉，我是的確叫忠心的，我要明！我。

假使：我真想，到那第二個不接三，我，個地方對，起初，你這見殺如命的王八，去你媽的。

（一槍將，貫五打死）

莎菲：（突而，撒嬌）假使，你爲什麼殺他呢？

假使：不給錢他，還叫他做什麼？

莎菲：你這幾箱到沒有什麼，我回項國，賣石錢子可不得要麼？（假傷心）

假使：得啦，得啦，以後再買。

假使：（故意）是呢，我們國去呢。

假使：回家嗎？我正在開會呀！

莎菲：開什麼會？

假使：真是巧了，今天開到將軍，開會討論怎樣升官，開會去！

莎菲：誰什麼時候到南京來呢？

俊傑：我打算最近就走。因為中政官場上要開。我還得佈置官場，整理宿舍，還有各部份的接洽。

以及全國總的招待……咳！真麻煩！

莎菲：那不是說中政不開不行的嗎？

俊傑：怎不開不成呢。我們在二月二十四日已經正式的領到四十萬元的籌備費，並且從前開不成的

原因，是用北來組織補爲了爭權奪利，糾紛不止，而我們明過人的汪先生爲了滿足各要人的慾望，決定在行政院設四大部，各人都有相當的位置，怎麼開不成會呢。

莎菲：（笑着後仰）那是什麼地方？風景爲什麼特別美麗，天天在談笑着，忽然到了郊外，簡直於上了天堂一樣，我們一個去玩玩吧。

俊傑：我不能呀，因爲目前正在開着會！

莎菲：那我同你到裏面去吧。

俊傑：可是能因爲是軍機關。

莎菲：那我就得同我到山那邊去玩。

俊傑：「我這裏能，因為我正在開着。」呀，我看那還是先回卡的好。

莎菲：「不，我現在想欣賞大自然，可，真是多麼美麗的光呀！你看那鮮明潔淨的晚霞，將要入暮的落日，那幽靜的遠山，那清澈的綠水，哦！俊傑你看這有一隻雪似的白鵝，你同我去玩，你同我玩。」

俊傑：「我實在不能呀！」

莎菲：「（毫不理會的，一直在揚着）哦！多麼令人陶醉的微風呀！多麼自由的山羊啊！這引我入勝的幽徑，這神秘的森林！」俊傑：「這真是偉大的宇宙！我簡直是生平未遇見過這麼美麗的良宵，你同我去玩玩不可（拉着俊傑）。」

俊傑：「莎菲，我真不能呀，假使我有功夫的話，我一定同妳去。」

莎菲：「（斜眼，笑）那我就自己吧。」

俊傑：「（思忖）好，那妳就自己去吧，不要走得太遠了，我馬上就開完會。」

莎菲：「好（中哼着，走了）」

俊傑：「喂，莎菲，快回來，快點回來！」

氣火着火啦！

福生：我管不了！末多，我！責任是守門，無論如何是不能進的，這是上面的命令。

莎菲：你真一個 人 這 時候 呀！

福生：我不管是什麼時候，總 躲，不能進去。

莎菲：我進，不可（按鎖）。

福生：（將莎菲推開）我可不同妳 氣。

俊傑：（由 跑）怎麼啦？怎麼啦？（東張西望）

莎菲：（跑上前）看福生多 討厭，剛剛，晚六時，就想馬上告訴妳，誰知他一直不許我進去。

看看，在 來也晚啦！

俊傑：他媽的吃才，還 快，通知火隊，（福生忽地下場）（俊傑看見 勢）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麼辦？怕的就是這 回事，怕的就是這 回事。（回頭向石洞口跑）

莎菲：（上前）看俊傑，去做什麼？你去做什麼？

俊傑：（回頭）我去告訴她們說呀？

莎菲：（一手拍一手拍）你這個人真聰明！你們這次能獲勝，他倆的軍事勝利，還不是靠

單的專業軍嗎？但軍人不充足，或者一時的經濟上的話，用上戰事就受到影響，現在他們軍火，已經是缺乏得能配啦，好容易千辛萬苦的運這些，又把他一下抽走，假使都進去告罄他們，（憤憤吐出）恐怕連糧食的門容易，出這個門嗎？就不見得啦！俊傑！我還是請你三思呀！

俊傑：對他媽的，這軍火又已經我一個人運到，責任在我身上，我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

莎菲：你說怎麼呢？（一手叉腰）快點！我生個主意吧！快給我生個主意吧！

莎菲：主個一兩個，說你用！

俊傑：你怎麼是個小眼鬼呢？媽的，要於我有利，我什麼事都幹，來，信不信由你，我到某作事，相來定一不作二不休。

莎菲：俊傑，我以個主意，你千萬不可說出去，因為這是你的利害所關，直接的是你，間接的是我，爲你，我的丈夫，我，得不給，打算我要先回你，你是打算以你個人的，還是放全這這裏的一個人呢？

謝非！

梭傑：你真促，這還同嗎？向山上跑吧！

梭傑：（由邊上跑上，到邊上頂時，也掉到山下）

息漢：哈哈：我來得巧呀！

莎非：（一手起，一後下）這先生！你來啦！

息漢：（元傑正一躍而拿時，忽然上，將劍劈手，奪去）（把劍遞到莎非手來）（梭傑

聯手）

息漢：告訴我，你在這裏的計劃？

莎非：同你計劃的是一樣呀！

息漢：放開，同我聯一聯，我們是一樣，你倒是有良心兩嘴！

莎非：我們良心，倒是一樣，我不和你良心，也發有些太大的死處！

息漢：這是一回事！

莎非：這不過是說你太狡猾！

附錄

狗馬雜嗎？哈哈……你們的錢鍊在裏邊，漢軍做皇帝，害民？你們的錢鍊是用不要命的東西，見錢不計死的東西，着你們付了一國利，將國人和利害，民族的生命，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在房，汽車，小老婆的身邊，這是你們的錢鍊嗎？

蘇菲。

假使鄧走漢奸這條路，我認爲你更難走！

慈雲

妳不要取笑女人，有什麼用呢？誰知道，一功夫夫，掙取民衆的魚鱗，盡做國家的寶庫。收買落後的軍閥，替補無聊的政府，來一恭恭敬敬的獻給日本帝國主義。由這裏，得來的小利，而毀壞你的胸膈，口舌，項，大小，皮肉。來，實你的勤工作，你該以此爲外，你還會做些什麼？

莎菲

你所說的，一點不錯。總算都達到目的啦！可，你這先生的工作，為什麼總是落在人後呢？由此證明，假使我做這種工作的話，即比你成的快。

應溪

你這樣，女人，祇會持着一個言巧的嘴，試問你除了麻木、愚昧，沉醉舞臺，沉醉色慾以外，還能作出甚麼大來！

夢

我當然不能取，那能同你一樣，得到一升寧，只會毫無頭緒，毫無計劃的害幹礙幹，橫冲直

持的，其結果呢？不！沒有達到目的，而性命反被送這病！這！先生，我曉得是不是？

忠漢：我不同你談，（因你）快點告我，此地附近有一個什麼的地洞，假使你不馬上回答

靜我，休想活命！

忠漢：有有，並且鎗匙還在身上，我馬上可以給妳開鎖。

忠漢：好，允你手放下（傑出身上出鎗匙）快！我領到門口，將門開。

莎菲：（跑上）不，不能開，不能開！

忠漢：這這的女人（一鎗打莎菲之左部，雙手鬆一切而忽倒於地）跑至門旁，開門

忠漢隨上）

莎菲：光！快開開，是我不利，呀，光！（倒下）

忠漢：（跑至莎菲身旁）呀！妳怎知道我叫光（轉身將手槍踢進傑）不！開！（傑停止

忠漢將鎗要回，跑至莎菲身）妳什麼知道我叫光，妳什麼知道我叫光！

莎菲：光！我的朋友，妳還記得十年前當初的嗎？

忠漢：妳是誰？妳是誰？

卷三

七

莎菲：（獨白）你還在這前邊的那女同學？

思誠：妳是……妳是……？

莎菲：你還記得你那天給我一封什麼追求信嗎？（從懷裏掏出來）

思誠：那是……？（莎菲把信遞給他）妳真是……！我，不到一個有知識

的青年，幹出這種事來的，我也想不到一個……的學生，作出這種……的事，哦

！（後）在過……什麼……妳！妳！當真……！最……而……

望……是……前……在，我沒一天……妳！在……的……，總……妳在我

的……，佈着……種，在……，總……妳在……歌……，在……

沉的時候，……妳在……指……大……我……，也……妳的……

……！……妳……！我……十年的……！我……前途……！

（大笑）……！……！今天……！……！……！……！……！

的……，（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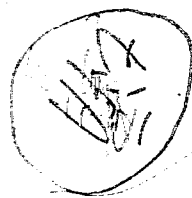
……！是！是（指……）

證

力

101

神



子

子